

九思山房文集

卷二十二

九思山房文集卷二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思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序

贈姻兄生孫序

吾邑城之西壯十里而近望之烟樹蔚然牙錯
而星列為滑家塢里本三鳳故居有族曰薛氏
為湯左相仲虺之裔唐開元天寶中鸞鴛鶴鷺
衣冠光偉於時稱為巨姓君蓋其後也 明興

以來競競日中物盛之懼保家恪範有祿不取
有貲不私有惠不尸而其家益用饒裕五原三
河之衆多歸之者嘉靖辛丑壬寅間兵饑荐至
縣官束手於策不展君大父諱錦者挺然衣褐
見而以粟五百佐官於窘迫攘擾中於是公之
名大振其子天祥為余岳丈又皆馴行孝謹有
建慶風里人以為萬石君視此不過而天祥之
子世齡自方壯時應列入銓部策名於朝三
十年所矣蹠耒首陽隱不就曰豈為五斗米折
腰吾曹何得不若是也於是里人謂薛氏蓋有
隱德焉非獨其世澤云余聞有隱德者之食報
也不於其身而於其子若孫君之食於其報蓋
遠矣固宜其方來未艾也昔萬石君貲財厚積
紫籌盈箱歛而能散歲荒則輸之官動以千計
如是者以為常而終始完名一時公卿罕儷異
代之下令人有餘慕焉君之承先孝於親敬於
長睦於族敦於戚脫然於榮名祿秩之外朝名
市利人所爭先者君兩棄之不一取其於先世

剛行孝謹之懿不啻述矣濬哲發祥則蒼蒼者
純佑薛氏光昭先人之令德不有在邪彼若有
世積強梁詭謀贏利連田阡陌者蓄之數世而
傾於一朝嗣續寢弱門祚卑薄即一人之身而
成敗得喪其效可立覩也視薛氏之所得勝劣
又奚如邪余綴姻君家有年非傾蓋新知矣不
宜為贊頌語故於今之在德叮嚀於篇俾其後
有考焉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薛氏子謂也余之
望也其戚曹君等謂余言不可無著遂為序而
踵其里以賀是日其里人者亦莫不降坂勃勃
來迎以為諸君之懿舉也

贈何守上計序

吾父母晉吾何侯去吾倚之又明年為萬曆己
卯復奉 朝命返之蒲吾儕小人舉欣欣然相
謂曰為人赤子而終其愛者甘煖不足喻也為
人赤子而不終其愛者饑渴不足迫也吾儕脫
於襁褓復託於宇下將日持鍾鼓管絃之樂而
畊於媚之原上矣顧河東非便地吏積案常數

百監司讓使趣斷日並道下巧佞諛賊諂諛之人多所竄其奸堅窮廉直忠敦之士靡所競勸騁驚故能舉治郡之業而以成功名者非久之未見少所及也乃侯居未期月百滯䟽矣善惡析矣黔首親矣一令河東治行至於此或曰舟車之始見也三朞則安君子之開善也三年有成孔子用於魯三年而後男女別行乎塗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子產治鄭植田誨子後三年民始誦之大智之用若是乎其難踰矣假令二國任之非久效用之謂何百姓且得而詬訾焉百朞之下詎顯顯史牒若此哉以方今日則何如也蓋上求積於德而吏求積於愛也久矣侯蒞蒲雖期月其因吾民舊也吾民御侯雖期月其因吾父母舊也語有之學士不因則祿薄百官不因則業不進凡為人上者之於赤子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喻必不言矣凡智者之於事希不善斷也又且習故迎必不留矣且業已在舊遊地方輕車而駕之路焉守視令誠尊其治

安殊州視邑誠鉅其民安易則余請無敢言州
先言吾猗以明侯之得民也始侯之治吾猗也
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上之左
右人謂治鄴之西門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妻
子不得持梁其儉徧下矣人謂相州之元淑官
事為急心憂而懼而猶恐其無益也人謂單父
之宓子誠心直道終始不渝足以對神明貫金
石矣矧其下者行有不得今之在蒲固在猗也
寧久而後見哉彼要銀艾寄民杜碌碌無當者
是隴人自勝國逮今不遷也娶任氏子男二芬
芳廩生女一適太保閻公魯孫大學生司讀孫
男四沐漸滋演先生生弘治十六年十一月某
日卒隆慶六年七月某日為壽七十有一葬州
岍山之麓始先生在棘闈焚香冀得真才亟薦
序顧無能報稱萬一先生平生一大謬惟此爾
無論序宦名不立即遊揚先生之名不能得人
其謂我何哉序不佞一言皆先生所不須也立
碑表墓余友曹君庶幾有范冉之思哉序不佞

其何敢後世言考德者尚有隴西柱史劉先生之誌銘在

河南道御史王公墓表

明隆慶二年十月既望仁庵王公卒越六年閏二月四日癸姚暹渠壯少司農邢臺趙公為銘掩諸幽又七年萬曆己卯其孤承家始勝冠能言詣序徵表其墓序哭之失聲嗚呼士有知己乘時弗究安可使無聞厪其子喋喋也乃余於王公若此矣公諱得春字一元世為河東安邑服敢言辭仲尼不能以必士課試功伐則賢不肖別矣夫國家之待豪傑必課試後見乎將以廉其實也豪傑之自待亦必求試其功能乎將以實而別於人之偽也侯往矣直誠自信必有能辯之者樞士為相安見顯名於治世之難邪矧明主之吏宰執起於州部大將發於卒伍蓋自昔有之所不期侯於明主之朝非人臣也敢以是為侯贈更拭目焉

贈蹇大守上計序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理菴蹇公嘉靖中以巨山年擢進士第拜祥符
令一時文章與等夷為駱劉者絕少乙丑計吏
集京師暇或從太師徐公所為便坐觀尋吏治
得失方是時余蓋初識公焉以公之齒之才視
序授而類直散筭爾何故猥自收接如不及且
余非蒲芟羊棗是奚足哉母亦有所迫切謬誤
於公乎夫以余不肖尚足嗜况有賢於余者承
分而歸公授嗜易矣故今守河東行部炊未熟
曰吾亟見何山人者雅故本吾所嗜也於是三
十六郡邑有士必如余禮之諸有值得各效之
居三年復當上計有復於余曰而知公而能知
公所以為郡乎余應之曰余惡能乎蒙恩者言
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被不言所始我誠邑
人也余惡能或曰刺史民之師帥得人則下安
措失人則家勞劫三十六郡邑上下繫望雄輕
至夥矣蓋莫不曰得長吏百不如得一守賢公
顧無因得此聲於郡邑間哉使三十六郡邑被
紈持梁令吾家有接新之儲國有俟荒之蓄孰

不曰吾守仁者東嚮倚几振筆發政舉善朝令而暮被暮令而朝被孰不曰吾守惠者吾儕小人皆尚知公而子謝不知何過也余曰守之於民辟若牧然杖策不出其手芻芻不入其心則親者有人也且二千石之尊寧與屬長吏論所職哉芻芻之求不足以辱二千石亦明矣今天下州縣承流卹人職各有主也其在搃郡主吏者考厥成故弛逋歸庸令所在完雄者若圖籍吏主之察土地謹耕耨省春秋者藉田畷吏主之類然勤職據案鈎視簿最者若則會吏主之相欲兼衆職與屬長吏分善均名則日亦不足不可得也以數者揆之皆非以語公授牧之後並聽無擾暇又延接有道之士引經質義鏡政得失使賢者益肆於民上不賢者不得守一日之轍如言所來如言所始也儻在茲乎古之人有三捉髮三起食以求士何以故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較功能矣自用之士反此嘗患其惠不出於已也而不患人之

不蒙惠也皆患其名不施於身也而不患其實
之不大也公行縣見耕者於野過而不問見行
者於塗過而不問見賈者於市過而不問諸屬
吏見輒舍車而問之曰子之民不有恙乎蓋君
子於物也無不材材則得效於士也無不通通
則得盡公方持此為郡在俗或緩焉及以治行
稱卒此得之自是之後人蓋益謂余言不誣矣
或又曰聖王在上位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君
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後百姓無天閑之患

今上日引輔臣切磋吏治方殷矣布衣之人懷
竒抱策猶且朝奏暮召以公之賢有如上求
之急此不內拜傑外專方而一之乳乖而奪之
體未肥又過瘠之此吏不察於人不平教唐人
有國病之嘆也即不幸有三十六郡邑之吏民
胡以相恤嗟乎是非余所深念也我皇上英
聖邁古書傳未有何遠不可行有知不然即密
牒宜舉 召對之頃迹漢諸臣增秩賜乘就旌
其能至長子孫不肯遷晉寧詎謂久乎不則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雖未澹其欲御公尚
有日也公以為奚若

賀樊公奉 詔膺秩序

隆慶末年對峯樊侯來尹吾邑予方倚廬深屨
未緣一拜於堂躬睹其治行也鄉之父老為予
誦之曰侯之政吾不能一一也門以內凄然若
秋門以外煖然若春四境之上寂然若無草木
之警吾覩吾邑之觀甚改也他日有是乎予聞
之未嘗不蹙然嘆邑之有侯也侯之家有嚴君

曰槐林先生予未緣一拜於堂躬睹其事行也
邑之僚佐為予誦之曰先生之善吾不能舉其
銳也博覽經史不求句達通大義傾貲建祠屋
備四代未有之制以時薦饗群子弟其中約條
督誨之無賢不肖曲直不得訟於官久之成俗
而又推其餘以已鄉人之爭近者服遠者竭走
以趨並德歸先生先生曰吾無以稱也他人之
賢者有是乎予聞之未嘗不蹙然嘆侯之有父
也先是邑士民率其子弟列於侯曰吾儕小人

得見上之人賢如侯者或寡矣其賢而有親或
益寡矣秦晉相望豈不遠將幸而借寇惠徼先
生之福吾儕之生有日也侯於是以此祿養請先
生億拒不可曰肉食藜藿各有天性吾不能更
駕乎百里之外易吾好也居無何 今上即位
遵盛王之典首問高年先生以齒德尊得膺肉
帛冠秩之賜有司請從事焉先生又億拒不可
曰吾幸及老與 朝廷之慶數矣官府亟問省
我宴衍我我無德以堪之柰何今自誣乎且人
生不免襁褓吾年八十有五少榮啓期十歲樂
於我足矣不敢冒寵於是邑士民間之復率其
子弟請於侯賚冠紳為先生壽強之三復然後
加冠易服袞然出就賓位彰君賜焉蓋侯之致
養於其親也如此而丞簿君過予談之疊疊不
倦且屬予願有言於先生也予惟先生性嗜淡
然不就養不賴寵不尸名於世之所有廉矣其
於言乎何有雖然思為先生壽不容已也考之
前代帝王之世迭先尚齒其備物致養乞言成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三
福徃徃被之聲律形之歌頌降自漢唐代有令
典至親執爵之儀紆迴鑿之寵登版授之秩開
石窳之封非徒侈一時之盛而已體人子私情
以畢公家之事壽斯民之命蓋重有取爾也國
有大慶將見普天之下 聖化所濡我而冠華
而衣孰與緇布者之服高而車輦而輪孰與棧
軫者之乘老者奉觴酌少者倚几杖孰與戲綵
者之樂使天下之為父者怡其心志適其奉養
以欣欣焉終其天年凡受一方一職之寄欲養
之親有若侯者庶幾脫然於獨賢之感內顧之
懷而吾儕編氓其得專於侯之惠有以也然今
之所施四方者詰言爾 天子銳意為治駸駸
然尚行矣行將有舉漢申公故事致先生闕下
先生以力行之說進且親見其子之大行佐太
平封比屋躋壽域吾邑不得專羨於前矣若是
則予之所以壽者為先生邪民邪先生聞之安
知不以予為知己而有屑於其言

贈李君尹萬泉序

嘗聞治者君也求所以治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吏良則政成教洽不良則王道弛而敗自古盛帝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今上冲齡踐祚天授勤民丙夜不安枕深惟治民之本莫先守令採嘉輔臣言屏風名職與對卧興論者謂長人漸得益蒸蒸向理道矣乃前豪後傑要銀艾累累孰不思振人瘼著厥庸紓當宁一夕之憂顧澤或厥塞尚蹉跌於稱效何也予竊求其故矣夫學職誦說官主踐履學而入官猶不能無不習之吏是故前代用人長人間多起從掾丞番夫小史之屬或小縣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若是乎人之難用也今郡縣長吏非制科所得不恒於用而制科非可得試於掾丞小史之微民社之重一舉而輒寄之寄而不習則更置之而不習者狎至是不習常長於民上也則有駭亂吾民於閭閻下耳吾嘗以士宜先試為博士使得與守令親而習其所已成而又得近地遷補無封域劑尚

之別所謂不易人而化也萬曆甲戌銓部以吏
治寬䟽四方就仕者試於學三年不得以狀聞
擬遷於是涇陽李君得吾庠明年吏治急復䟽
以前不得遷者遷於邑於是李君得近縣之萬
泉於乎其有當於用人之道矣時誦談之士頗
以文學相軋於後進靡所師承君獨退然下視
文科不志進士於醇而君之昆友危榜相屬絕
口無負門望彬彬有高陽萬石之風吾黨之士
挹其丰而親聆其緒而饜爰與之居而不舍以
去也則君之教成於士與士之得於君也彰彰
著矣執斯以往奚求而弗得邪吾見泉之民或
不得其所焉如吾黨之士亦寡矣今之任士者
咸若君蒞密繁陽之政殆見遍天下也 主上
可拱手而治矣抑又聞之宓賤與孔蔑論仕若
曰蔑自仕而有所亾孰與吾仕而有所得始誦
之文今得履而行之而其學益明故以潁川之
賢為良吏稱首至獄中有聞而後知讀書可貴
無它學也君行與氓庶相對矯虔諍訟不殊紆

修或方閭閻秋秋之日所謂學日益明者吾見君之有得也是行也雖甚邇而同察君子泉吾黨之士猶戀戀執君袂不能無離合之感予為解之曰形骸或越即合離也氣類苟同即離合也君唯有合於士故至於教成而去君之得去也吾黨尚是君之遺教也士無忘教君無忘學雖舍而去猶不去之年矣奚必吾黨近而泉遠乎衆相與欣然脫君之袂送君慷慨驅車而別

其人某為之序

壽趙封君八袞序

稷山沂守趙君以要艾上其三載之績得

賜勅命封其父某公文林即如其官命下而公之年正屆八袞桑泉吳君謂余言曰夫趙君者雖不一郡哉所履共余連亭寔相灌瓜盖有年於茲矣乃其汪濊之寵壽豈之適人子所不可得兼者一旦得觴於尊人而余亦不勝其共慶也彼幣帛黼黻玄黃之章金革鏗鉤鞞鞞之節凡適乎公之所欲而相尚者其子姓若內外戚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三
嘗皆能侑之然公少有鴻鵠之志其於詩書之
言雖在田間雅好吟誦常與人論難古今事行
名蹟纒纒足聽殆於文知貴之而余以文契願
有進於幣帛金石之末而公何以教我也余惟
尚齒與養老之禮通乎四代自朝廷以達於里
閭當是之時禮行俗美豈必人皆版授降及後
世先王之制雖泯而里閭相與為壽蓋有材不
試於事而有其子之號食不專其祿而分其國
之寵如今之所謂封官者即觴而進之情益激
而義益縟其於先王耆老之意不益有光邪若
趙公者不以文見其身全其神氣老於田野之
生業其於詩書之言留餘於其子而不牯於自
用公之所取蓋兼而不偏矣 一命在躬七子
在侍莪冠文繡輝林丘而映門闕不必養於學
而方丈之食比於臠不必扶於國而行坐先
一鄉足與正太賓之席則四遠所為壽公者孰
與幣帛奉將金石考擊哉近世人文繁選稍有
財勢率歲一為壽顧其禮數而簡然不若壽一

為之雖疏而豐自今以往歲晏時豐封崇祿廣
況十奉豆期頤友偃佺與穆山喬木相映帶于
子門何策之間釀寒泉歌白雲以為公壽朝野
儒紳將有大書之文余不文烏足以壽公雖然
後有作者未必不昉於余也

送詹使君移檀州序

先是洞源公守成都會松潘畔守臣急欲下則
未知何如用公計討平之幕府上功公謝汝戰
張捷名策幽所預僅當公得寶鏹不侔其勞然
中外咸貴公矣久之遷河南廉訪副使噀賊以
夏畔關東遂危上召群臣問誰可使潼關者
群臣僉曰本言治松潘成都也有功宜可使
上曰成都不可言祿祿亦奉及乃今及之於是移
公守潼關賊已殲三秦已定朝廷一意嚮朝
鮮悉飲飛以逐倭倭退虜控弦內嚮於是京師
急又移公守檀州一歲中凡三易地間關倉卒
靡弗歷矣當是之時上注意兵其推轂士幾
天下有名才者乃廷臣議濟溺才度終無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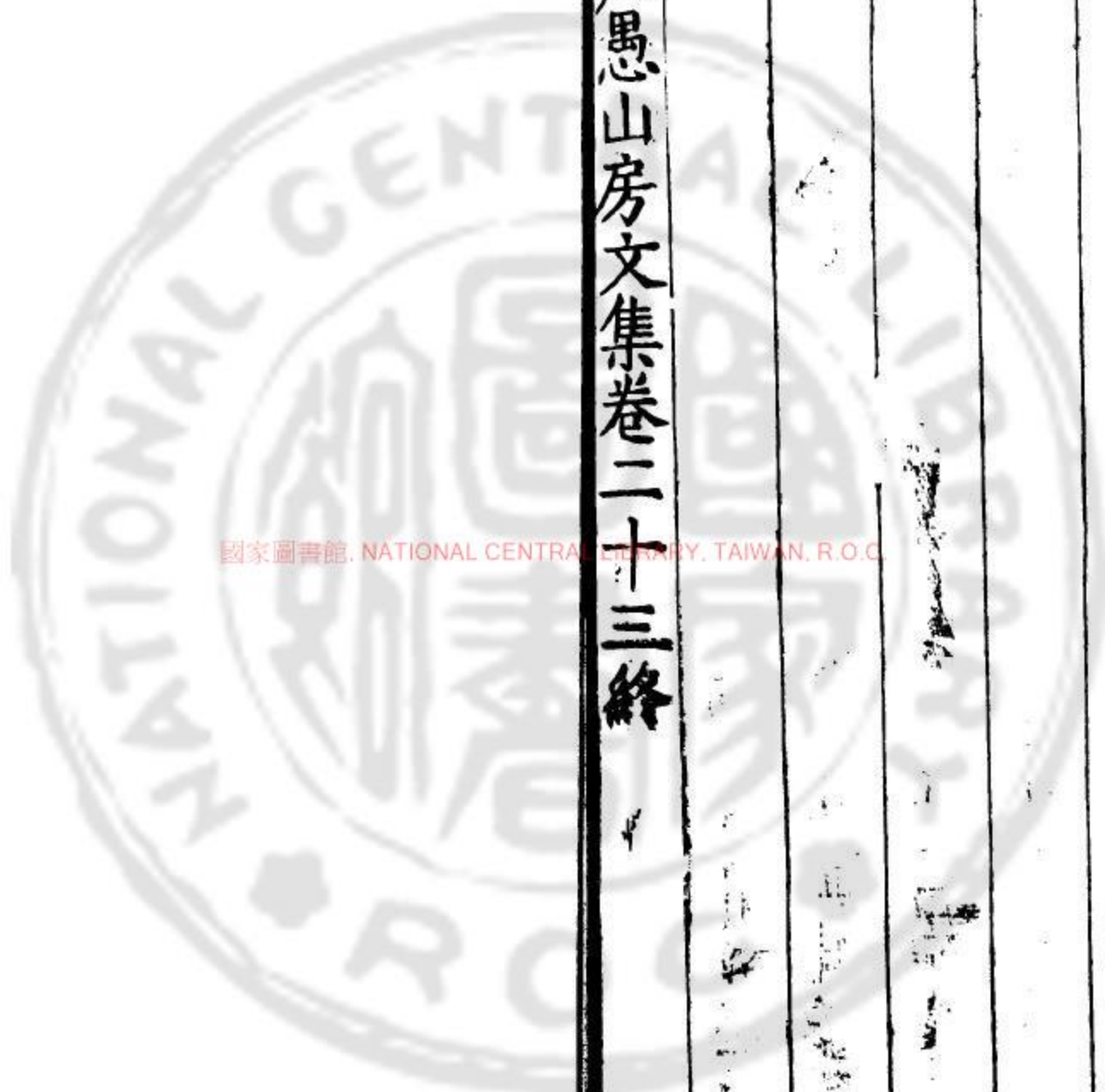
過關諸臣翕然稱之不絕。上亦日有聞。且大用公公度關過余。余到亭下迎之。顧謂余曰：潼院塞守在封疆，檀虎豹守在郊圻，等守爾於王室為切。人臣所結心焉。抑志有之人，各有能。有不能。當畀余以專城，登埤而完之。守曰：此余所能也。唯檀四萃之地，督拊仗鉞將士擁甲夫使中立而四顧，斯衝之衝也。虜入尤使得分謗。賞薄取名於朝，提空名而程實效。余不能矣。余亾如當車進曰：有是哉！士所謂才。晉觀楫組齊威階壇，豈奮腰喬舌與人共戎而服分功而效。乃稱才哉。公趙清獻鄉人，其治都曰：鄉前哲所知地，其敢不唯哲是視而辱是邦也。以寬和化蜀其政，童清獻匹馬入郡，琴鶴異代有聲。公黜車往來棧道中，以影自隨。其簡童安石變法清獻抗顏相諍，不改鐵面之容。江陵竊柄為亂臣，何謝安石士有負圓竅，瓠以垂深淵。爾公與其兄伯執憲不貳，懔懔皜皜其於鐵面比質弗避也。吾聞國家得一士，顧其節誠足以利社稷不

爾才皆塞下與公同任而惟公之亟於是乎兩
席未煖將又違之障塞如恐不徧無乃不徒才
才而才節乎公惟不徒才而才始重天下益知
朝廷所以用公之意乃公獨自難才何誣也
以公大節臨之亾險夷難易靡弗折之將不鉞
斯威不甲斯強壯門且晏閉焉亾何入筦樞府
折衝萬里 上能饒以爵邑剖符定封視松潘
行功殆萬公不言祿祿言公矣蓋余徃守三衢
從公大人遊公自其弱冠即以天下為已任日
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語以為常余雅期以浙
東小范不惟其鄉哲也今若此乃知賢豪出應
世務其規畫豫定諸生時今古豈兩軌哉公聽
然以余不誣翩翩升車余推之三而搖曳之檀

九思山房文集

卷之三

九思山房文集卷二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愚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序

贈潘教授序

上海人
名可大

上在位銳意文教廣厲學官率以南宮副榜署
教事得更與計偕久之署浮于負一試輒改遷
其漸徒文具無訓士之實壬辰大計群吏銓吏
上計籍上廉其弊披籍指示諸學官曰此亦

傳舍官乎時上海潘君用慈谿諭需次公車得
遷秩司理召謂君君上狀自白始一呼率士士
無不英偉知嚮顧局一方功不足暴天下誠欲
效款款之愚得其當報 上銓吏方欲廣 主
上之惠即候間說如君指稍遷河東運學領士
郡縣十二視諭事加一等君至諸大夫及士當
隨而謁於君吾儕新學苦教替久日夕望師得
夙儒可立來以應弟子則教為庶幾願謁其端
君掀髯抵几曰夫士猶農矣羨禾羨麥耨耨莫
必其度農能使藁數節而莖堅穗大而堅均粟
園而薄糠米多沃而食之強乎大畝小畝地相
竊也既種不長苗相竊也除虛弗蕪草相竊也
晉駟齊暴詎無竊於階序者請擇善者先干木
縣石不徒免於刑戮若是奚如諸大夫曰善雖
然士亦奚類君矐然倚席曰物莫不有長莫不
有短善教者假長以補短戒人生戒長戒而戒
言楚人生楚長楚而楚言無他習而安也子大
夫士生乎唐虞長乎唐虞言十六字止耳蓋大

言也即吃而易之其孰反舌之與有余毋敢博
取於衆言願以其長教諸大夫曰鄙哉抑晉人
寔不能言而君言之口衆君寡其奚以濟言君
欣然揚解曰燭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火之不
明雖振何益慧者不以藏書篋知者不以言譚
教蟬走明火士歸明德未振士林先明師慧余
無如未步先步未趨先趨願自董成父勉其子
師勉其弟曰孰是言也而可無先之未能也諸
大夫曰善哉吾見師於此止矣其眎之鵠也若
之何於是士皆環而致修焉君乃大署其門曰
吾厚取於國而復徵於士何哉苟非常職即
噉噉於我賄也蓋在嘉靖間余大父行恭定公
洗手持風裁摠百寮凜凜威珎之望天下至莫
敢鮮衣美食泉余文端蘅齋克庵兩公解袵褐並
驅高軒以彼其才傳組恭定公不積日企豈嫌
發韋氏相印稱門閥哉顧自抑不前塵取方岳
退矣當世歛然稱之訖為家範余方離士服一
再見士獨柰何噉噉愈小快墮潘氏聲如此吾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二十四
謹亦銳自度終無弘爾士士自唐虞名區吾故
聊以是先欲兩重焉嗟嗟以君之世負昂握珍
與爵待旦之朝寵光題贊之美胡慮弗獲乃其
年攸徂耻夸毗持五舊經悠悠代越千萬里居
視原堵納穎推之履養分晏食相壯郭之蒲鼓
瑟頌商雖雖乎不知樂滿天地矣何物簋殮壘
乃干旌之門乎余攷漢張禹鄭寬中始官博士
當宣成間並得賜爵領尚書優聘重禮如恐不
稱駸駸與周燕之主追踵焉 上重經術何遜
漢代朝夕皤皤之良何乏期門羽林今觀風者
撫臺呂公巖臺顧公方伯徐公檄有司交口譽
君聯篇上銓部有如一日推較張鄭 廟堂謔
其心傳舉措稟其成式吾河東士景附響和其
間者亦可乏人則君之所取與士之所修孰厚
其有顏於恭定公家範誠有味其言也君門生
聯袂報閭屬余言為賀余故從充庵公昆友遊
竊有取於君之世家而君言今不誣余余得與
論之諗於諸士終身以為士鵠

送盛太守入覲序

維楊成西盛公分邦平陽之明年為萬曆甲午
當上計 闕下不佞飯牛草澤未始知階竊聞
童叟之謠以卒相序也或曰而壟上之耳目而
知公所以為郡乎余不佞曰蒙恩者言所濟不
言所來言所被不言所自余惡能衆皆曰刺史
民之師帥得人則下安措不則其下勞勩三十
六郡邑緊望雄輕至夥矣是莫不曰得長吏百
曷若得一守賢公顧無因得此聲耶是間大使

三十六郡邑被紈持梁令吾家有接新之儲國
有俟荒之蓄孰不曰吾守仁者東嚮抵几振筆
發政舉善朝令而莫被莫令而朝被孰不曰吾
守惠者吾儕小人皆尚知公而子謝不知何過
余不佞曰守之於民猶牧然杖策不出其手水
芻不入於心則親者有人也且二千石之尊寧
與屬長吏比職哉策牧之求不足辱二千石亦
明矣職在摠群吏考厥成以報 上爾弛埶歸
庸令所在完雄若圖籍吏主之察土地謹畊耨

若田畯吏主之頽然勤職據案鉤視簿最若期會吏主之相欲兼衆職與百吏分善均名日亦不足矣授牧之後並聽無擾暇惟延就有道引經質義鏡政失得俾賢者肆於民上不肖者不得守一日之轍如言所來言所始也倘在茲乎公行縣見畊者於野過母問見行者於塗見賈者於市皆過母問見諸屬吏於庭輒避席問之曰爾之民不有恙乎以故下無咨民而吏無掣肘之患衆乃嘆伏余言為不誣焉 今上日引輔臣切嗟吏治至殷矣布衣直奏之夫猶得朝奏莫見以公之賢求之若渴此不內拜傑外專方爾嬰方乳垂而奪之體未澤又遘瘠之不興敝邑之氓則胡以相恤嗟乎是非余所敢知也不然而案傳宜舉迹漢諸臣增秩賜乘至長子孫不肯遷吾寧渠謂久乎又不然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持召君即未澹其欲御公尚有日也野人之言若此公以為奚若

送軍門蕭公召還司寇序

太子太保蕭公筦鑰宣大之六年為萬曆乙未
召晉大司寇既代且行余猗令報閭而促之
曰君故習公公之使民歲不烽警以與子共也
不聞其牟食離法使子自外於民吾儕且望鉞
茅民共力之邊氓勤諸野晉士勤諸國子之送
也何居余不佞蹶然起曰余負簡書從公于役
朔方公嘗送余塞下余齒髮方壯不能奉令承
教余之自外多矣余髮雪盈頭齒䟽櫛在當世
貴位其不敝帚不佞之詩也幾何而公渠不責
言於余曰是自外廿年前者乃求勿外於末路
乎即有言吾弗徵已嗟嗟余無以送公竊聞童
叟之言以卒相序矣先是俺酋慕我中國聖人
率其族與衆百萬解辮厥角請質子入侍一時
守臣攘功為力僭稱爵上恬不以為異公方鎮
榆軫外寧內憂之懼誓將士曰漢呼邪郵支遣
子送還議者以為取侮生事不可必其解柰何
今解可必乎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徽之以卧
新嘗螯之銳周旋二紀洊歷九邊所至徵功碎

葉揚威萬里之外 朝廷乃一意嚮公杜門鎖
鑰逾一載考進位宮保朝議公勞苦甚屢推上
公名 上至三解翠裘慰勞之不拜即虜酋三
易世而王亦不欲公之一拜也自左賢已下諸
部落散在幽遐無慮數十百種無弗縮頸帽伏
加額馳義銷金裂甲願守杜藩而自以為長心
何論群臣一代之勲即詩之雷霆易之有加於
此為三可也抑余聞之士當基隆躡纓之候絳
奮陳摧羊知李勇其誰共世顯厥功者乃其挈
情志合才猷不與世事爭衡策未畢協慄慄乎
有伊望之思焉百工誠而成事輕一心誠而上
下重有事不為宓豫奪常無事不為幅巾奮襲
而功庸固一也公鍾太岱之英出蕭推之胃嶽
峙玉立任大投艱而畧無舉隅之色暇乃躬握
吐之譚參行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下至背
毛腹毳不齒於西河之舟人如不佞者亦必贈
綈遺草千里如在几席固知才與誠合謙以虛
受吾夫子所取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也者因自一管而窺 當宁之倚毗公與公之
提福中外及百蠻之服其致誠世世願屬勿絕
以此定其選哉余儕小人凡所願效於公公自
有之余何以裨萬分而邑令必曰是不可無言
卒言以納於公之下陳俾西山草民巖聽川觀
不知老之將至在此行矣

贈黃鹽臺序

一龍號
雲裳

余不佞始為郎於閩中滄泉黃公同舍獲奉一
日履履之後竊見思理倫和志力強正庾穎川
者流喑謂一時朝野無復輩哉雖領軍無歲懋
績闕於旂常治郡有聲素德傳於汗簡當是時
余蓋寤寐以之矣後不佞獲從草刺貽却雲公
齏臺下又獲奉一日受功之役契分紀群四十
年由旦暮也以公之貴視余投而類直敵筵爾
胡猥自收接如不及毋亦為郎之語有所迫切
謬誤於公乎公政暇謂余蓋二三事處但不文
擇可鞭辟若干人百之材歸舍免岳猥酒三品
亦被文翁之化茲當報 命二三子推車上羊

勝闐然援止謀所以贈公而從余問狀則何居
余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行禮大樹之下聖賢
教人靡常所二三子麋集學庭無登山入海之
費荒萊移壤治染既足而公以問學與家聲而
因以程晉士味理根適世資不啻冀郤之遜升
也者二三子其何以稱公二三子曰吾儕所畢
力也願聞其他余曰敝邑晉瑞氣未應羨祥莫
臻按臺臨池靡所事事有司相煽或一切苟簡
治畦暴水以塞責也賦乃大耗公至應地之產
若珠浦之還效乃日號於池曰先是多祈蓋此
間不聰者幸而聽予予柰何聽委水潦下乎公
之督丁也三五申令先後丁以法欲丁之免於
法也衆知之衆効力劫公起而愀然有憂也衆
又知之公之佚道使衆也毋亦為是頌乎皆曰
衆頌之矣請更進余曰天下多故則賢哲橫鷲
中外旋闕則豪傑並興方今二方仰流異常遂
集聖無施而賢無立故委瑣握躄既不足以取
譽而極慮盡忠又靡所幾見士固於斯難矣公

所至浸潤貴不尸惠所樹騰躍智不專名即心
畧詞給未能縷形其萬分矣而爾二三子所欲
窺者至斯極乎二三子曰公之德姚姚美矣其
茂以加矣顧吾黨之載見也何道余喟然曰有
是哉公德在棠公訓在篋表裏山河盡是公之
遺教也參倚紳帶之間安往非公遠近離合豈
論也哉以余之思滄泉公也無間今昔知二三
子之思公也無分代粵蓋殊時而同情爾余炳
一燭而見千古二三子其返材館而修故業乃
欣然釋綬拜公而別

贈劉兵憲捷音序

定宇劉公以從政美才幹時良具建隼畫熊分
憂瀛海之上居恒自謂曰人臣遭時自效寧獨
躡纓整襟容容規矩其步已邪或忠謀薦播文
武之間或軍功迥著葦流之右紛纒塞路圍結
壘逼條垂藟蔓克亂弭衝斯臣子憂辱之日哉
苟可解結吾儒皆絳陳也何但赳赳歲乙未公
介圭入覲課績邦畿第一擢庶訪副使備兵西

寧過門躍馬別所親曰官超鄭默秩進周昌所
不副朝獎而酌殊遇非夫也至則黠虜未戢燔
燧猶虞乃接武龔黃差肩庶白羊叔以寬厚弘
化杜預以文雅播猷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
之曰外寧內憂昔人所戒矧茲未瓦諸酋蟠固
西海戕我李魁之將要賞結禍漢番孔棘每過
捏余朶碇魁血未乾恨不怒髮三千上指九天
也無何未邵卜瓦刺他卜囊擁兵五千直透捏
余朶碇公投袂起與叅將達雲邀伏南川兵不
半覆地遂調西納刺卜余申中罕冬諸秀應援
乞答真輓歸之路遂斬首六百八十級酋長把
都余恰二級兵威大振時九月九日戊寅其地
其酋蓋戕我魁將者也既解甲饗士而少司馬
制臣李公大中丞撫臣田公按場第功謂公先
事多謀當機能斷秘鬼神於九地九天迅叱咤
於百發百中波澄瀚海聲振遐方功第一公謝
不敏號於棘門曰廟堂廣其高謨疆場稟其威
式余不如督拊卧薪嘗膽瘁力龍沙賈勇先登

馳聲很望余不如偏裨按臣喬公覈而上狀曰
夫臬臣者宣風卹人持條察吏職也請兵臨塞
非懷節無以取威謀帥因時非材傑不足授任
乃有靈睽淮水略匪圯橋脫縉緹擐甲胄韜憲
節建油幢一發而築京觀上之不得比祿而比
勞下之不得先乘而先發功無右於公者明年
二月戊戌朔捷聞告廟獻俘 上悅曰按臣言
是予之寶鏹四十進秩庶訪使銓序其勲需次
中丞蓋異數也公之鄉戚謀所以慶公而以服
襜褕者坡藜藿報閭丐予言為贈予不佞感激
慨然嘆曰張掖酒泉間介在蕃戎孤絕一隅非
有百二之執蓋自昔嘆之頃歲火真內訌虺呼
者連響相望至竭征繕窮廟策未見因一隙以
遺錄秋之功其難易又奚若哉二三文吏非有
授鉞專方之寵苟非因人積歲未有鳴劔抵掌
能自得志於一擊者公臨戎才更月瑄一當醜
虜能使左賢授首介馬不旋卧鼓邊庭滅烽幽
墮將數十年賴之方之祭彤威襲一世何以加

九思山房稿 卷之十四
諸由斯以談即功侔古人可也而當策馬之候
一則曰不如二則曰不如讓德之主也論者宜
歸公德功猶第二義也嗟乎吳田論功田不及
三宋弘難策弘不得一公之自匿不較其志度
不又相越哉其勲庸豈不艾矣

賀梁孝子旌表序

晴石梁公與其兩弟早失父從母郝太宜人共
登自奮羣編次第貢於鄉河東歌之高梁三雋
公一再詳備其仲弟成進士敷歷中表公絕意
杜首獨與太宜人居或謂之曰以公題贊三世
並和墳麓不一唱瑟清廟致來儀之鳳乃藏羽
鳴茲憔悴汾澮之上非太宜人所望於子也公
喟然曰事親等耳孤於子為長今孤不務供職
而已迺欲以未竭之身出致之國繼志揚名之
謂何蹠耒躬畊修孝弟以教鄉里非其食弗食
非其服弗服同年張文教公在政府遠相延逮
不就庶幾執敬齋胡子白沙陳子其儔也者一
時名動京師 上虛心欲致不能詘賜秩都察

院都事郡縣長吏奉璽書印綬至其家如漢兩
龔故事公乃冠柱後惠文衣薦繡服望闕謝儒
生後進庭見如師弟之禮窟穴黎庶莫不聚觀
咨嗟以為竒當是時余如高粱里班草而言親
見其如此其後江右鄧元錫劉元卿徵為待詔
並如公例自是使者行部未宣風必先式高粱
里遺粟帛為奉毋資御史某謂公湛冥不顯何
以廣孝於天下入奏曰陛下之詩不云乎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聚百順以事兩宮而使一命
之士不得聞顧上但自言耳烏乎則上亟問
其人曰上初聞而召之不至者是也即日表其
閭曰孝行乃稷人士以為感時悟物聖人之孝
之為則也修庭見禮益虔而徵言於余余唯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太宜人代父教子成名於有
道之世渠唯追蹤高邁慕行末胥而已公一意
太宜人側日與希鞞鞠脰以為驩即無問忠教
者何嘗君之食與未嘗嘗也孰瘡以謂公公曰
余藐孤家雖貧有先人所嘗於公者之薄田在

九思 卷之二十四
纓供母辭隆就窳弟業已安之弟苟不為親南
遊楚不違將母何以不往弟重違母仇官兄易
違母愛官又幽自改其操矣 上過意徵臣一
賜之宥再賜之孝臣老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應
命蓋鄆人有以孝為旌門者韓愈氏曰一家為
孝辯其一邑非孝矣一身為孝辯其祖父非孝
矣是則罪之大者通國為之不采余不孝安敢
承之則又惟距違君命有所壅塞不行是懼善
齊晏子身尊家富乘棧車駑馬以朝乃其察浮
之為隱君之賜華門圭竇以自牧孰與累土高
門以彰君賜母使為齊臣之所浮或幾矣余復
之曰晴石公之言是也一身孝高梁世有孝子
一家孝高梁里有仁風其效至不厲俗錫類公
之拜賜非徒矣乃若棠棣繽紛靈光對峙不世
之竒瑞也如此孫子娟好尚其茅奕世之不
匱也又如此是孰非所息於君者余無言還以
公之言合稷士人之意

送李尹南還序

今天下吏治求之愈亟而愈不幾執微獨上執其咎下亦與焉蓋上之馭下在已任在前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參之於後下之任職在相信以心又或示其所不信者於迹以墮厥成上下自求以詭上與下又交相為詭廉潔直弦者升進無途貪苛曲鈎者推薦重沓欲窮閭久積於仁而修士永終於譽胡可得邪以不佞竊從寵畷而諦觀其上也不有雍丘何侯釣臺陳侯孤介自持信于心不必信于迹於其上乎上之人不聞其已任而與其所不任者參之以殄厥問而不得美擢以去乃今李侯與雍丘鈎臺生同里官同地治行同良而遇合不同效何先後背蓋之亟執此其故可得而言也特有醇薄務有殷簡以今吏之良視前日之世則武城可載歌淮陽可長卧矣侯與今少司徒呂公者自少奮志時事雅業相傳並有國士風呂別歷中外所至著勳績而侯才訓士一方為名居常語絕不及之意不欲借交以重也志致蓋遠矣侯諭黎

以光祿四行率人期於鄉風遷義止爾乃其上
尉勞薦劾以十數儒行為五原第一今宰邦邑
六條自責其介雍丘其清釣臺其平易過之省
訟獄視粟如金不公罰嚴取予抵金如粟不私
藏辟荒萊拊流移戢豪猾植善良更僕未易數
也士誦於室民樂於野行旅歌於道而卒不一
聞於上即聞而不必盡信信在心而不能終信
於其迹任未幾而不能不制於所不任也治斯
敝矣始呂望侯之行也固曰儒代而令士代而
民儒猶人下孰與令之得柄民以改正孰與士
之備責蓋易易言之也乃今罔日益密執日益
難大非雍丘釣臺時也呂拊晉一意在民凡所
釐革事上者之具至悉矣而不虞遺艱於其後
侯治猶一意在民凡所奉行供張者之需至允
矣而不虞任其艱於身呂所易侯蓋難乎其為
侯也且也侯儒者也儒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
孔子為魯司寇通達之屬服從其在闕黨闕黨
之子弟化身無顯晦效則一也侯善俗於鄉舊

九思山房和 卷之二十四
矣退而益習孔子兼友黃綺耿然有凌雲之思
上方豫教元子六職之上晉求耆德旦暮入
拜承明來儀博望國本不搖天下亟拭目焉斯
乃大任侯時矣吏治之效與否殆淺之乎知侯
哉

郡縣賀盛太守序

蓋漢臣有言聖王在上位則君積於仁而吏積
於愛而民積於順無天閼之患是故息翺祥風
德遊和氣雍容政平吏循之世而因以祝願於
上賢於僑松虞說極治之象也敝邑平陽奚若
哉郡邑緊望三十有六廣輪逾千里守是邦者
率高視層軒孔道迎謁外警然自佚高者簿最
屬員檢柅吏治以牙頰為升沈民瘼曠若秦越
訖已遷代下邑荒鄙莫知其誰何也吁可勝嘆
哉萬曆癸巳維揚盛公剖符至止正色御物剛
而有禮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然獨躬晉
陵行部之義尺地靡所不歷視民之休戚瘠癯
若家人父子所至孜孜延問諸生曰竊見爾邦

坡芳廣祖調繁接新俟荒閭闔靡備曲牟離法而不能自還吾楊未有是也夫民情孰不欲逸而或離於章華解於軋陽孰不欲富而或迫於穗督困於白著孰不欲壽而或頑頓戾詬愈愚而惟於縣網則予師帥連率之謂何蓋予與二三大夫分祿而食不分民而治魯以子賤為卑父而使有司從旁徵發使政不得施甫施也又擾之治卒不成予願於二三大夫無擾得聽政焉既三載三十六郡邑無弗人人報軍而公以考厥成吾儕小民莫不懽然有富壽之望歲十月庚辰惟公六射之旦解守賈君等相率乞為公壽而過商丘舍計曰黃裳受餉王伋沸羹既不敢以微磬貽下風願子之一言余懼然曰余烏能言惟豳風七月之篇歲晚暇躋公堂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魯侯教化泮水之上亦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更唱閔宮有不盡其辭者豈曰萬難自誣良其惓惓忠愛匪是無以效忱耳公以不擾自暇二三大夫皆樂公之不擾而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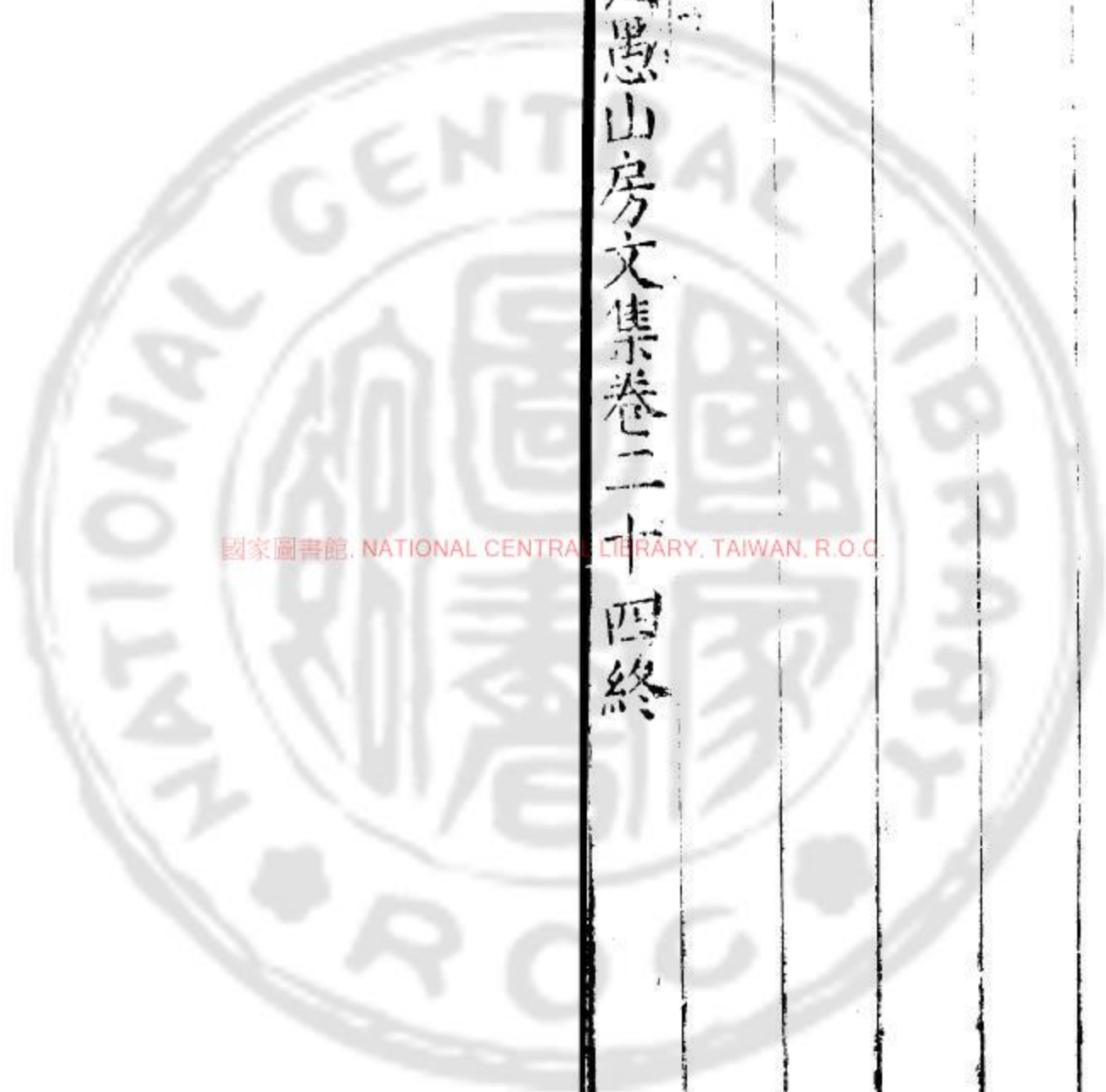
暇而又值歲序之暇升堂獻壽被之歌謠以荅
今上積仁之萬一詩之稱述西函東魯不載
見於茲乎由詩人之辭是為風雅由吾人之願
是為褒德彼黃裳王休之門方斯篋矣先是公
擢江關間架抽貫點召之令一切停免壽商旅
於遐邇其領度支徙東實西進公結私之獻一
意捐絕壽國脉於財賦其拜廷尉慕楚德張季
之為人持議平反壽寃物於九陛之下積愛更
僕未易終矣異日者裴諝召對入筦政崇三晉
徵碎葉之石百僚勒煙閣之銘與國同休誕受
自至之福其何有於余言二三大夫姑以為漁
入大澤之獻則何如

九思山房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九思山房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九愚山房文集卷二十五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序

賀盛太守序

歲十月庚辰唯成西盛公覽揆之辰是日也公
方三載報績闕下其屬郡縣吏已下奉公鞭
辟以溺一切之職咸願展起居觴祝而余庠萬
子負衣冠從大夫後以詩章進過商丘舍顧余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五
曰嘗讀豳風七月之詩其民之納場圃執宮公
同稼而卒歲以謂上之人賜我有此也歲晚既
暇恒欲躋公堂稱兕觥祝壽無疆載讀魯頌泮
水之詩羨僖公興學育才也未錫難老形之頌
禱若不容已昌熾壽臧之詞有不一而足者四
封之內積得百姓之心民之謳吟報公非一日
矣民不能言長民者言之長不自言賦詩者言
之請以詩進奚若余不佞不能賦則嘗聞公之
謂守焉公曰蓋古者命守曰牧辟則牧羊也者
羊之性急則奔緩則散四出難畫一然左右奔
集惟牧者之順使無弗角泐泐趨也至則寢者
訛者降于阿者飲于池者舉蒸蒸然適不數歲
其所蕃息數倍是牧之明繪也夫守又曰師帥
曰連率惟茲平陽三十六郡邑馬足難週其誰
獨牧郡邑其牧也余其牧牧者也科別行能必
由牧牧歲時行縣問民所疾苦勿因緣妄發勿
獲按不急大要於民無擾民舉蒸蒸有以自適
牧牧者如是止爾余聞之體寧心恬嗒然自謂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二十五
曰吾儕草民知適吾適何知吾適自牧又何知
自吾牧之牧也吾信適於牧牧矣乃牧牧者何
嘗一日而自適也深山邃谷匹夫婦澤不與被
則上之心惻百爾群寮鮮克奉奔走則上之澤
壅公起家進士剔歷廷尉司徒蹕跡中外樹羔
羊之風施舍已責歲積贖錢數千金悉抵郵傳
不以賦民一時唐風丕變凜凜威珎之望不敢
鮮衣美食旗鼓在前有不左鞭弭請從者非夫
也吏得其職斯民遂其生政調於時斯譽歸於
上諸郡邑拜公凡三此於度未聞一陳箠箠乃
一則曰薦之豳風二則曰薦之泮水無疆難老
之願千古有同情者即日顯被霸徵百姓老弱
當道而卧願乞侯君復留暮年至不敢授璽書
不佞請更以夢蕭南山有臺之詩薦敝邑晉有
厚望焉萬子欣然授簡屬余弁諾右方

賀宋公九十序

萬曆丙申十一月廿三日為宋封公初度稽之
往牒蓋是日也唯南斗星君奏錄之辰於人不

易值值之令人壽考常期願乃公年躋榮啓期
愷以鼓琴白鬚紅頰翩翩乎期願未艾也其戚
黨太守劉君等謀及公之子春元君何以壽公
春元君曰吾公辛而誨予屠羊就獄僅從五屬
與於鞶韞鞞之列奉餘瀝以爲恒予藐何以
壽親劉君曰今夫以恒爲壽壽者多矣子而少
此則請子之所知能爲二三親之言者願爲之
介以濟子之所少奚若春元君聞而蹶然起坐
所吟者余憐然舉臂所當者余而劉君輩殷殷
愈益欲嚮余也則越舍乞余言余不佞不能所
以荅公壽以公之生之地於壽當無筭哉中條
之巖跨河枕華而東傑然指掌雄視中原曰五
老其下景霍汾澮衝奔盪激于汨汨赴爲巨
壘曰鹽海鬱積滄瀆之所孕注豫章梗柎屈乘
棘壁鯨鯢蛟龍之屬不能獨當也是其中必有
海鶴顏眉冰肌玉骨引年却期與山川相輝映
也者士經其處猶能稟精承流麗迹通神而公
自少至老逍遙是之麓是之濱不復卧遊其他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五
尚所稱巨靈之所孕注其在茲乎劉君曰斯洵
羨矣而通方則那余曰抑聞之邃古之初渾噩
未散聖人在上執中涵和除日無歲人皆安其
生而遂其性八荒之內之外何窮何止胡壽胡
夭故其人多百歲 今上在御二紀訪落建惟
皇之極調大鴻之氣即子貢渾沌氏之問未之
或憚生斯世也為斯民也渠無物壯不老若偃
佺老彭之齡者公質行惻幅絕躑躑擾擾之心
質諸古所記說彌遠彌近以世觀世以類度類
何古人之不可觀哉劉君曰至言不再唯命抑
吾子之不憚煩亦唯命余則唯唯稱洪範篇以
薦蓋洪範論五福其尤有三曰壽曰康寧曰好
德惟好德乃康寧康寧乃壽壽由好德致然顧
知德者鮮矧其能好至富而能好行其德則尤
難也傳曰暱近親親德之大者公於昆弟為長
其弟之三有室與皆堂皆構也一一自公仲季
江海不殊姜被晚析器產取散取薄壤鄰效之
絕未陽爭財之訟苟有小利不廢懿親二德具

矣富賈環池販鹽務爭什一息景從趣者為雄
或教公可以來亦效之安事自苦弊弊在田間
為公耻受蹋蹶稍稍應縣官急一再輸輒委貲
去以故不與群賈同其功亦不與群賈同其愁
策子數躋燕路曾不以未嘗嘗君為念光祿四
行以身率物人擬吳季子耕種好施司馬敦拜
人擬常伯槐士無遠近輜輶填接街陌無弗傾
心願交公者可不謂富而好行其德與乃若遵
王之道無有作好好必本於無好余謂 聖主
在上生斯世也業已及之矣異日者春元君珠
耀皇翔荐歷膺仕鍾祿奉公甘華丈麻供公誥
寵里中諸少述見公之優遊期願上友侄佺老
彭則榮公鼓琴之年固公方少時而余亦惠徼
公之樾蔭歲歲茲辰載筆奏長生錄未涯也劉
君等夤然懷刺以歸眎春元君薦壽於公之堂
下

賀郭太守八十序

蓋涇有隱君子曰蒙泉郭公吾邑侯伯一翁也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五
歲三月十有二日躋八十五吾侯輅公官舍日侍
恭鞞鞠脰以為歡適適動顏色出而歛容嶽立
諸薦紳相率趨欲以壽公母得妄有所進余即
僭長曷敢出一語迎訖大雅之門抑余故從魏
司馬公李中丞公遊有年而歲習公謂公鄉之
冠冕者也則又曷得禁禁不出一語公天植特
行蚤升名天府衆皆肩肩燕路而公獨幽棲嗟
峨甘泉間難柴負米以待親以遠其所蓄迺逾
十年如是至不聞過音之旦而公之心迹偕於
隱陸慶初以玄纁聘巖岨孝廉士士多勲寵相
承稱竒邁凡再求公不就而 朝廷以為絕倫
僅解辜帶訓士一方為名當是時也公之迹行
而心猶隱雖遭過 明聖侍交戟下又次轉為
大夫平生意不在多也而遂至此公之心隱而
迹未嘗不行已出 蜀湖迂拖金紫當之蜀時
公在文仲對策年矣喟然自謂曰僵仆殿階達
人固耻之矧其遠適蜀道叱馭孝子猶難之矧
遠之遠也然君命也不可以貳自宋黃庭堅及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五
薛文清皆有是徑已致命而請老以歸曰與其
滑泥揚波同其流也寧其廢故山為太和之民
也不猶愈乎則公之心迹始終一於隱於是遠
近慕而稱之曰隱君子士方蓬藿無所因藉即
欲出而致身其道無適及感風雲之會依光日
月一見其志此謂多矣或於進旅退徘徊濡忍
弗能決豈惟無以樹風表俗即久幽之操謂何
乎公隱不釣彩仕不違寒高尚道德紫芝眉宇
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也不與嵯峨甘泉鼎立

無極哉余又聞公之師呂先生者 世宗朝
官諫垣強諫一不合掛冠去去入九嶷山挾公
其中雅業相傳曰我道蓋是矣自餘成名以去
者莫之如也呂先生年與德具邵宗黨屬戚進
履賀者盡一鄉然自先生之世之鄉止爾乃其
後若公之子弱冠魁三秦成進士始釋褐輒為
一方生勅造福究公所未究抑有此不也公之
德積而彌耀衍而逾遠自是履醇介和封崇祿
廣九十奉豆期願友偃佺視其師倍之詎惟一

九思山房和 卷之二十五
鄉散邑晉實賴之矣天下蒼生成賴之矣使世
之壽親溢於恭鞞鞠脰之外者籍籍歸吾侯斯
不亦壽之上孝之大哉余不佞因公之鄉人知
公又因公之先生壽公即鞞哉誦乎猶淺之乎
知公也曷敢自謂曰一語以當公

贈安邑王尹序 名一之

國家制國以里程之率數千而都會數百而府
數十而州縣地彌近其秩亦數秩彌殺其責彌
輕安邑雖曰縣哉而臨之者亦公夫為其池公

也御史按而臨之百司所麀集商賈所馮厚亦
三河一都會也縣矯都會令不是戡非上不獲
則下不治矣即精力於職眎他縣未能同是而
許者甚或以無狀聞而瀛之王侯筮仕為太平
令才一月調來非繼治席勝之日也既三載褒
然報寢治行為河東第一得拜版授委章服於
所生揚吏治得人之盛夏令李侯謁言不佞謂
明府令聞休揚季陵雖清高哉而隱情惜已寒
蟬之謂何余押至燕趙郊蓋嘆燕趙士慷慨沉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十五
雄多狗義任事之器以今觀侯一邑乎何有已
從侯跪石池上搯擘譚天下事余則未知鄉風
乃諭諸侯曰 今上明聖孳孳為民詳延循良
士咸布郡縣寧乏一世哉諸守宰并問其葉隨
時更政修士以裨身者牧民不能以民聽其上
其智士且以牟民者獲上不能以上罔其民夫
是二者孰重侯曰有民有上吾民而上吾不知
其上已以故治甫一考事兼兩譽入其境蒞庶
歌之比其遠百賈安之行其地大吏無弗咨之
良其私心重乎在民而無弗獲者於是乎舉之
矣使談者籍籍崇侯是所為易安也者大略蓋
可覩焉安紳士相牽趨欲以賀侯侯歛然自謂
曰民方請命吏不積仁予寄百里之命獨賀安
為且也吾先子勤若甯董學若邴鄭契闊篤志
廿載垂翅燕路繼體岐山公訓士為名無由矣
古之人有孤學而從母有庸作而供父不可得
兼得其一也予不孝齷而背母髻而背父蚤嬰
何琦之苦家徒四壁立惟父遺編在焉日拜鄉

之涕泣然後稍稍知學顧學父則遠學父之父則益遠辟之沈海者不見所見於中國水源之念柰何即累茵列鼎龍章賁赫煌煌哉其樂盈庭何能一抵泉臺也獨賀安為余不佞作而嘆曰孝哉王氏之子其言先德攸以遠其言已志微以著視世沾沾一命以明得志者不啻殆萬昔馬璘讀援傳謂其祖業墜地不勝堂構之思異日者入拜閭閻位峻封崇等岐山公而上之祖德光於無斁渠唯王氏將天下寔賀侯又何能終避也則為安之難與不也豈所以論侯哉姑次第其語以復李侯而再誌於侯焉

郭侯壽卷為諸生代言

是年三月壬寅吾郭侯之翁太守公躋於八袞猗人士望門稱慶矣其六月辛酉再值侯生申之候則又祈以壽侯以來吾民之福謂余有一日之長屬使進言余聞人之生也五十始壽父母在則言不稱老制也侯年未強仕曷可以壽稱且也太守公夫婦在養侯方自公日侍奉鞞

鞠脰以為歡不遑暇寧先身而後親或身與親
並與侯當不其然矣蓋余嘗諗於侯曰侯之宴
而齒曲江也其親有幾侯曰吾黨之慶具者半
弗具者半吾不能以二人擅諸君然則仕而能
養者有幾侯曰望白雲歌四牡喟然嘆之輻輳
乃若遊不次宿宦而子舍誰哉而咸若是若某
者亦幾有天幸焉侯曰夙興問寢二人而後搥
鼓視事公私交重自顧毛輜不自知其日之我
與顧是日也吾儕小人得命於侯之日也則人
人有知願以侯之不自知者而知階乃一進而
觴侯侯曰早魃為災予何以當天心也敢觴再
進而觴侯侯曰三年未足予何以終父教也敢
觴三進而觴侯侯曰百責皆萃予何以畢吏職
也敢觴余不佞避席進曰是則可以觴也憂旱
而時雨沛然退食而堂上怡然進思而階下欣
然吾儕可以壽侯侯可以壽親而侯之親屹屹
克克俾無內顧悠然乂於吾民之上矣余又聞
漢儒論人之壽有三曰王澤曰行仁曰聲聞太

父母夫婦鍾靈孕秀而薦侯岐嶷蚤翊昌明之
運斯王澤也委蛇承顏陰造福民皆曰太父母
之訓之所及也斯行仁也一試民社洵歷顯榮
遠近聞之莫不喜談而樂道曰太父母之養無
已時也其聲聞孰大於是乎僊伏而思揖而謝
曰予不敏不知諸君之觴我至此也請受觴而
入告於吾親

賀王封君八十序

巡道
國父

蓋耀之王氏稱關西華胄舊矣

翁王公舉三

丈夫子皆英偉蚤見環穎踵擢高第稱三雋自
三輔未之有也公僅一行作令再守別駕取海
沂輒投牒歸長君柱石讀中秘書擢御史視學
南圻由冏卿出為河東廉訪副使其介弟舜麓
為順德理官裹白翰林檢討杞梓相映裛然文
章大雅先是上方納諫有權璫憑城社焉朝
日側而殆萬庶訪君簪筆殿頭極言攻之不少
貸一日而直聲四遠凡有肝膽者孰不拭見其
風采朝議重君屢推上君廷尉中丞乃無極屏

明悉狀而弗省廉訪君竟以朝隱出補今官慨然登車徃省公里中顧若有不豫色曰如吾親之不豫何公問狀悅曰抑昔人有言見女之立身矣未見立官今若此吾見女之身若官並皆立焉吾何為不豫蓋公紀群間自為知己相與樂菽水唾視三公逾十年所公獨巖居川觀陶不放浪與逸客騷人拍浮吟嘯意豁然得也是歲六月廿有六日躋八十有二方瞳紅頰且膺鳩杖之賜廉訪君方建節股肱郡為天子使

念欲稱兕觥獻耄壽罄愛日之歡不得則旦旦依依西望而郡守盛大夫等率其僚屬斲為公壽謂余不佞名在吏昨詎季陵自隱不佞乃蹶然起曰且子大夫之麋使言也奚以母亦有所增禪人之親也而榮之壽之與夫廉訪君昆友方駕中外皆著勲賢其孫子之遶膝領前幾媿汾陽福祿榮名不啻人之豔王魏公也者余安能益公榮余徃行縣過耀遭迴境上愛其地偏而人淳山川蜿蜒與函關商顏相屬殊有山靜

太古日長小年之風公得地之全逍遙選勝騎
鹿採芝即僇佺可期固雍之列仙也余又安能
益公壽無已則古之感時誦德者言不自宣咸
賦詩以進蓋詩南山有臺篇曰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繼之以萬壽無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繼
之以德音不已夫其上基邦家下毋斯民也則
其德音萬壽不唯自天與之人心有同願焉此
詩人之善為辭頌也天既壽公以平德又俾之
萬生後人克罄其休以永利於上下庶訪君大
造我敝邑晉既歷歲時矣後來者先叔度而佩
印矣即辰 上思骨鯁舊臣愔然召環畀之入
筮政崇與其介弟啓沃左右扶弘義而振太平
將見公之德音萬壽有加無已豈惟王氏之門
品吾儕之民命將社稷蒼生寔賴之矣斯則天
人所助徵於詩篇甚顯其榮其壽公何能不自
益乎人所不能益也子大夫第以是論於庶訪
君以為余言若此奚若

贈曹太守序

璜

上谷李子尹夏再逾年波及敝邑倚於不佞為
杵曰交一日顧謂不佞曰走始從佐史為太府
曹公守管籥而公乃三輔重臣也走錄錄未有
竒節可以稱公而公日事鞭辟以逮於今以走
為悟物之槩然是深知走也公在郡四載人績
連取上方妙簡良能特命詞臣制言褒之
階中憲大夫燁然寵異治行為三秦第一惟公
剖符都會紆青拖墨之吏貽却下風掃洒其門
猶懼辱憲夷之節其敗繒陳絲俗縵相加遺者
紙敝墨渝不得進敢惠微公之一言以事公不
佞諗之曰太府師帥郡縣吏一身耳其郡縣吏
各以其職以聽於師之帥則百其身苟帥以身
人皆挺身夙夜群正相隨而太府遂一體之治
不則人得以身設利習計簿以為右職而太府
獲異政殊服之咎亾但一吏之不賢而已子曹
公之帥子屬與子屬之帥於曹公也何李子曰
蓋我公之為師也近取諸身吾見飾衛之外不
施手足聽察之外無容耳目遠取諸物吾見日

晏一食自公則形悴竟任一縑衽襟則肘見其
下吏受訟當罰金罰粟多原而貸之嘗拊心而
誓曰使粟如金不輒入粟使金如粟不輒入懷
以二千石介圭上計與卑微直奏之夫埒自起
家迄茲入無舍蓋之簷出無載侯之轂皜皜焉
慄慄焉比質琨玉秋霜無貳也乃今熙穰方剡
專已騫義因知識能匡欲者或寡矣而颺颺速
化蘭早菊芬公一切唾視曾不以攜志石可破
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有至也公有至
性終不以彼而易此矣若是者奚如不佞曰古
之人有公料不受而尺布升粟之賕或無所容
清正動人主而下吏纖微之失悉不之貸太府
位吏毗上百度求備始末全詰執一節以槩官
常奚董其二哉李子曰公正衙決事暇日考鏡
古循良酷吏傳見一善政怒然如饑渴見一不
善政愀然如或免已敦明庠序待賦常平定禮
而設四誠奏吏而課四科所以率吏安集元元
之道甚備其效而稱也咸歸之師帥而一吏不

得專其名當是時也官盡王伽李參之儔人皆
鮮衣美食之懼所謂大樂無聲蹌鸞斯應者也
言未畢不佞蹶然起席曰嗟嗟物貴遠珍士貴
希見不佞跽伏草澤環堵之外斷斷守道之吏
不少見聞退而論攷書策述往思來以目所不
接為見乃今從夏令見曹公之秩貴因以見曹
公之懿績蓋千里得一士也語謂遠至希見非
邪矧河海之潤自有波及散邑晉者存也昔隋
楊絀至自淮南上問首立者為誰相臣熟視而
後荅公受 當宁之知洽矣即日入筮政崇首
依日月之際主不必問臣不必荅千載一時野
人且拭目望之矣李子唯唯授簡不佞為之次
第其概焉

贈屈州守擢岳郡序

上在位念民生待吏治為命日益顯重吏治其
吏勞心諄諄在民稱旨者自郡守得與縣令並
徵輔臣嘗造膝言之 上難其人銓部以吾屈
公對 上復難其與衆偕再䟽竟留中踰年造

騰者與疏公者皆易位而宰之從政者新新知
公董以岳之少府待公公且南轅其屬郭君等
推車度羊腸之阪而顧商丘道左曰吾屬俄而
御公奉奔走又俄而違公不終教也公之治蒲
於吾屬之有所稟式也何若余不佞竊聞之矣
楊子曰為政有二曰思曰斲召伯述職甘棠勿
翦之謂思齊桓徑陳濤塗不內之謂斲則何思
何斲其說乃在孔子之論子羔也善為吏者樹
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在郡不為煩苛條教責
小治辨尤不喜近名上下亦鮮扱綸錯餌以德
色吸合於公近取諸身恒見飾衛之外不施手
足聽察之外無容耳目遠取諸物恒見日晏一
食自公則悴形竟任一褐椎襟則肘見公一切
不知病而其考鏡古循良酷吏傳與先是表人
媚智之習正衙枰効祛其毒數十條由下車以
至南轅政通人和違藥石而瘳肉節用愛人出
水火而衽席仁陋蒲令之惠吏遵平陽之法赫
赫不有久而見思他郡邑喜事少年怨之弗恤

而釣彩獵聲日相貴尚乃公唾視蔑如也勿聽
 之章庶幾哉載謠於今矣顧吾儕士民相率而
 卧轍曰 聖天子方深詔銓司徵郡守有治行
 者補諫院謂耳目之寄廣則謬諤之風行以一
 蒲聞以一蒲止是天下以蒲為口實也適越榭
 漢登山涉航則柰何左計而求理則又訝曰廢
 糧述職酌水厲清信明主而譽當年如公者邈
 不再見不置左右已矣而執戟亦序遷秩也何
 難以一署借公公曰人取我亦趨取其孰與不
 取人內我亦嚮內其孰與不內人顧自信何如
 耳於時乎何沈不佞乃拜公之言而三復焉自
 昔黃起潁川姪守馮劫狄推江南韓監左藏其
 人皆名碩也然不即置清近誠謂發克才識源
 歷如彼之難也以斯揆之今之知公待公非淺
 鮮矣余儕子民拭目而俟之矣郭君不以余言
 之不知而以復於公釋綏以返治所稟公之成
 式奉公如一日焉

九思山房文集卷之二十五

九思山房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愚山房文集卷二十六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序

賀盛太府陞兵備序

維楊盛公以經濟宏才剖竹汾霍之際下車循
行窮鄉下邑靡弗歷見其民糠粃未饜短褐不
完矣則愀然憂曰無或如魏相之所陳王法不
本於農使百姓無六年之蓄慰安元元之道弗

備三載考績吾民如此陳陳亦既殷矣暇眎諸
往牒虞辛丑疆場之弗戒虜吾譟入也則蹶然
起曰無或如元海之嘆隨陸無文絳灌無武一
物之不知使薪猶之任不遠鞶鼓之聲弗劬又
踰年丁酉擢廉訪副使備兵寧武躍然壯首而
別所歡曰官超鄭默秩進周昌所不副朝獎而
酌殊遇寧夫哉其察武陵夏君等從余問狀公
之自許偉矣於寧武是宜若何余老矣禮不服
我謝不敏夏君乃介余父母郭君夏令李君詣
余謂夏非偽事國高者不宜無言余曰今寧奚
若哉東臨鴈代西接偏關蜿蜒數百里以圖察
其要塞險阻林叢視易守難先是此中叛卒劉
沈者用事賊營鳴張萬壘易世而毒猶未息維
棘一俺酋解辯請質雖號藩臣然真酌不輸大
內一卒不給上事而歲費司農錢盡少府水衡
續之乾谿驪山靡敝不肝斯也維棘二上方
覽宗宣之饗國三垂無逆獨倭顛顛一海之中
禍擘不解帶脅朝鮮聽其決流抑隊止矣至括

壯士大馬五倍遮銷奕魚鼈之地輓車奉饗不在其中奚計也維棘於是三矣公之往也奚施而可夏君曰公坐郡四舉廉茂連城屹屹太山而四維之斯干城之固也寧即巨視三十六郡邑猶曰邇封丈組所拍不頓戟而威德並行何憂乎劉沈之輩公行縣日曷勞神諭令三五於民自庶士以下至於衣夫唯是日撼胼胝畢國之職以含生為樂無弗訓無弗給也間於荒憬則有疾疢亦益為軍興謀足何憂乎虛內而事外公治民當作鹽鑿礦之糜集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優游壘鞞以安處於上國之多難徵發旁午無備而有備無兵而有兵斯專制之能事也何憂乎撐東而隳西余復之曰人亦有言同官為寮寮之無徵是以訪士庶士庶無加於寮則無如寮之信而有徵也夏君亦既知公矣余復何言夫請兵臨塞非節鉞無以取威謀帥因時非材杰不足授任公行矣脫纓擐甲韜憲建幢瘁力龍沙之表賈勇狼望之壯先聲震疊

九月廿七日
卷之二十一
將數千里數十世賴之方之昔人威襲一隅一
世其勲庸當未艾矣吾儕更氓雖違公之目猶
侍公之年也君以為余言若此何如

賀安邑王尹封贈序

上在位久諦鑒民罔協理原於使人者不程其
器長人者弗究厥職寤寐興嗟詔銓吏擇郡縣
之繁劇者盤錯者與衣冠之輻輳者簡士之英
卓強毅浩乎大有所為釋褐寄之民社或突不
及黔而輒換縣期於器使便民吏積於仁而君
積於德乃瀛海紹杏王侯起家進士授太平令
守墨未乾尋換安邑方是時晉之民舉喁喁然
曰以吾君之不難反汗亟顧而拯荒憬也如此
即侯亦欣欣然曰當吾世之乘而騰躍庶幾哉
卓黃之後之萬一也又如此德意所嚮風聲漸
之王伽李參儔輩皆顯寧改昔絃但已夫安雖
一邑哉御史按鹺而臨之三藩駢輯儼然一大
都會也令惟予焉承聽於下一政善朝發而夕
聞一政不善暮出而蚤察善事游揚阿邑賢於

即墨峭直訾詆繁陽苛於清河其送迎酌剖躡還紛簇不與也侯顧處之易易訖無恇怯之色波及之餘吾得聞其概焉蓋安鄉也舊畬既蕪失平長偽貧者日益奔迸茲則隨土修伎弗慮無所於給鄉也三徵兼併捶骨瀝髓不勝其寃茲則率辨先期夏楚設而不用鄉也積案盈几淹抑逮繫良善龍氣弗伸茲則剖決如流四遠質而恐後日詞手箋耳聽口醉麋至不相參涉通介不得方議至五等優劣連城異課即以最三藩表百吏奚讓焉於是三載考績巖臺吳公會疏拊臺魏公按臺袁公特上侯之治行第一得拜版授委章服於所生揚吏治得人之盛若曰士之乘而修業民之樂而更生在茲日也安紳士越舍屬言於余曰侯之心信若水矣更署其門曰黃裳受餉王伍沸羹即門與心異吾不能自異其心乃吾儕亦不能妄有所謁而欲謁子之一言嗟嗟余不佞烏能言即言而何以裨侯人亦有言夫吏也明足振滯仁足卹窮勇足

肩鉅此三者侯自有之昌黎氏謂燕趙間多慷慨悲歌之士人以代殊安知其今不異於古古上吾不得而見之矣今觀侯之沉雄任事即古人何以加諸是皆不能有裨於侯也唯是侯之孝思有足感時而悟物者蓋侯嘗語余曰吾先子勤若甯董學若邴鄭廿載垂翅燕路孤不孝蚤嬰何琦之苦末惟父之遺編以有今日即累茵列鼎龍章賁赫何能一抵泉臺也余乃作而嘆曰孝哉侯之志也其言先德攸以遠其言已志微以著視世之沾沾一命以明得志志殆萬焉士無遠近無弗填接侯門思為一慶若鄰境之質成也者其感悟不益弘哉諸紳受言書之以掃侯門庶不干其所署語焉

送盛太守再上計序

蓋漢賈生有言聖王在上位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無天閔之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今上睿聖蚤夜不遑深惟藜藜其麗

縣於近民之吏而尤摠於太守懲廿載數易之
弊幡然更轍吏非歷載考不得遷自銓定四十
八閱月已上委推上遴選不許其垂紫擢金二
千石已上依依守一方者相望連城也維楊盛
公以司徒大夫守河東乙未領群僚如 覲既
三載以治狀聞階中憲大夫又一載以才傑擢
寧武兵備不報乃茲戊戌當載 覲諸僚吏麋
空屬言於余余聞當公之初覲也 上在經筵
侍臣進講唐代宗見裴諝自河東來召問民間
疾苦諝對稱旨 上曰而召公如代宗故事公
得極意具陳河東之民入而糟糠不厭四體不
能蔽出而索急籛痛國賦日以逋其吏言違行
慊日納於邪而治以桔凡皆臣之咎也王階方
寸地吏治民隱炯炯在目當是之時 上業已
屬公於久而中外莫之知也公返治所生聚訓
教不遺餘力行縣皆變桔而良觀野皆蘇困而
豫家有接新之儲國有俟荒之蓄封域不殊勃
勃丕有生氣余從田父野老問嘗所覩記有是

乎曰無之他日可復見乎曰不敢知也乃余猶謂其不然吾無暇遠引異代如林太平歷鎮蘇兩郡奉身儉薄超拜庶訪使彭河州守徽九年愛民如子超拜叅政邵無錫守許三考百姓乞留晋郎署而猶不忍釋公之庶勤幹濟何謝三公民之愛慕瞻依何遜蘇徽諸郡獨計吏積三載始一代民疾苦乃一覲天顏縮縮具禮而退九重之於萬方絕天壤矣如公乙未裴譖之對復誰何哉斯又蘇徽之民所未逮也是行也

上且熟視公若曰河東復當對我矣則豈唯河東安其母乃天下富壽之望乎超置政崇福被海宇則救邑晋固在其中矣語曰鬲鑊之調知於一脔之決閭閻之察得於一士之辯余儕願少須臾以聽公之入對壘壘猶昨也聖王之功在茲矣在茲矣

送萬學諭計偕序

西蜀萬君少自嗣父孤學公傳尚書專家雖馳而一第執然猶痛父之背而後第也依依社前

不欲去會成都卜相者詎君曰此去黃金五萬里大器晚成正頗車蹠庸何傷君蹶然起曰有是哉予之謂也抑予聞之博棄不遠落棠億而中吾不謂遠乃力戰驚瀾五歛而五張如是者十有三年少時同捷士序勲賢建騰躍之業者為一輩其要艾紆紱比功而效用者次之君獨斲柴木龍瑞鹿間窮索遡丘傳言訓纂慮存乎名世絕業而巴庸牂牁人無遠邇靡弗入海登山放依孔墨之墻而恐後也歲乙未君中乙榜不讓端甫訓士散邑猗至則日偕諸生徒坐誦詩書立習禮容惇惇歸諸大雅與下帷之勤誨無兩唯是涔蹄不涵鱸鮓蜂房不容鴻鵠爰於此非衆望矣余嘗從蜀士遊謂瀘之有萬也號曰士藪蓋秦之陽紆越之具區也石亭公邦憲領嘉靖辛卯解江野公萃登戊子晉庵公汝楫登甲午第二人乙未進士則皆君之諸父昆弟也君顧畜而不吟異於夸語隴族者其志致弘遠矣然斯猶其小者唐以天子行幸封禪得宏

才偉論非常之人試判登科猶不能無澆競之
嘆唯宋之制策懸一等以待伊望之流蓋于今
為烈焉顧終宋之世偉僅五人而二蘇以下蜀
居其四海內莫得而望也君深儒碩學足嗣蜀
之先哲是行也得意春風對策 明主之前論
朝夕而潤鴻業與宋之制策後先相映詎唯瀘
川之光敝邑猗有榮藉焉而彼卜相之言為能
依而導之不誣也余不佞相之豈其人亦嚴遵
之徒與嗟乎安得從之遊而與之問年哉

送盛太守陞海防兵憲序

維揚盛公守平陽之四年摠官要而調天宜均
繇賦而紓民力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自郡
邑長吏皆得所師帥以畢厥職汾霍已南大河
已東窮鄉白叟皆以父生百歲不若得公一日
至上計課治行廣朝百太守無如公賢銓部推
徵公寧武 上若曰是曷可去平陽然不徵也
平陽吏若民間公徵皇皇若其家父母之少違
已不徵訢訢若其家父母之旋至既載上計課

治行如初百太守無如公久銓部就河東廉訪使推上公 上若曰是曷可滯平陽然不報也平陽吏若民間上報訢訢若河內再借之恂已不報皇皇若淮平難乞之霸由斯以譚吏民向背之情治郡明暗之效蓋昭然可覩矣先是島孽虓闖越國稱亂揚周章百萬之師曠柴開七年之久 上恨恨夙夜不憚虛內有事於避荒也而赤白之囊載道丹垠之藟無聞焉急其徵兵也至川廣浙閩急其饋餼也至航海梯嶠急其擇才也至擢士拔卒於是登州海右道缺銓部屢見宿留未審 上所注嚮也難其人 上乃沛然下詔若曰文武兼資無以易鎡故需以應卒爾特以公徃公拜 命建幢執憲東首若弗遑者顧謂吏氓曰所不竭蹶以稱 上旨非夫也顧愔在指跋宜重腹心寇偏門庭貴嚴堂與今東方諸郡邑奚若哉海溢河梗陵谷代處孰與平陽之鴻龐隔并屢臻萑葦彌目孰與平陽之烏藻剿封虎翼要艾鹿駭又孰與平陽之

委蛇及今處堂快不自覩已廼悉子遺而抗頸
之是島夷起於轂下而么膺接軫也詎不殆哉
余不佞未閑兵畧唯是生聚休息之計平陽有
嘗試焉請以牧平陽者牧之聞勿竒偉見勿簡
忽亟與二三長吏共相切磋求合治安之本不
殊不佞治郡時元氣漸復積衰馴振即未能踏
阿蘇之巔繫關白之頸亦或可罷兵息民長謠
索弓之次矣公之行也其寮武陵夏君歷下楊
君武當楊君咸屬余言以贈余山人也無言贈
公敢簡撮公之言為言夏君等遂以別公而各
載之坐隅以為治撫御公如一日也顧吾儕小
人不能無怏怏於是日也愛則使然焉

鹽郭尹膺薦序

吾父母涇陽郭侯用其翁太守公治蜀之化稟
焉以為政羔羊著節曾史媲美清剋滋慈秋毫
之端無私利也而至簡上之左右振滯匡乏瘠
戾節民而欲無犯時士競於教庶人力於農穡
其寮不失守其商工不知遷業行之暮月載謠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二十一
人口廣輪數千里課最殘如也於是司馬廣平
王公建牙還朝疏三晉百吏而激揚之輒以侯
為稱首無貳猗者齷院曹州吳公皂囊入奏疏
三藩百吏而激揚之輒以侯為稱首無兩晉者
蓋皆曰需之歲月弓旌可竣也其察丞佐劉君
等謁余曰上之人非獨悅吾長之雋將以風世
滋益美也有美弗彰子且分責寧吾屬之與有
余雖糜然而子民哉吾猶寒禪也安能喋喋休
揚於萬一者乎雖然竊嘗得請於侯矣先是侯
廟見首延諸大夫士進曰仕之不得志於民也
士則弗先是使子產理鄭賈琮牧冀稱效無聞
也與其程書綜治矯勵取名使民貳而服之也
毋寧延方聞篤行之士勸學講議以為四民先
人皆愛而親之如其家之父兄長上也不猶愈
乎衆皆唯唯已召諸齊民曰凡吾之來以牧爾
也欲其生植不憚殷庶輸將不憚勞煩教之種
樹而役賦以相維苟不察地之肥瘠與歲之豐
惡以為用緩而惟里魁嗇夫之是徇是徵稅不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五
弛於魏深蠶賊不遏於岑熙也惡在其為民父
母也衆皆蒲服以頭掩地而謝曰唯唯又召諸
訟者諭之曰夫古循吏之蒞民也常陳和睦親
愛之道民所構鬪闢自責以損怨未聞作威以
防怨豈不少弭然猶防川大決所傷必多夫亦
愈無弭矣且訟猶獵也勝則獲禽不則敗覆是
懼墮而種樹負而役賦然後見獵而知悔奚及
矣於足咫尺之階半留半去已而索覽邑乘不
得曰嗟乎不習為吏視已成事邑弗乘也吾安
所視而安習之抑余少稟家訓視家大人之習
於郡也要艾來斤斤守誠言無敢貳家大夫曰
領邑須憐百姓苦為民莫顧一家寒官甘冰蘖
民稱慶上任猷朴下病殘吾所視而習也如是
止耳嗟嗟王泉州之示邑尹曰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
為庶民斟太守誠子之念與王異世同轍焉則
吾民得惠於吾侯也固太守公治蜀之餘波也
吾民之願欲足矣然侯今日猶一邑爾即進而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五
調金玉之鉉握殫絃之圖其用彌宏其習彌効
視吾猗不少殊焉昔越人射遠參天發適在五
步之內不易儀也吾固以吾猗為發適之地也

贈夏同知六年考績序

予觀武陵夏公者蓋楚材之良也搜竒式古增
華漱潤淵淵乎有作者之志始於感奮極於漸
漬服采中外卓然隨時表見本墳典丘索以敷
腴壯方未能或之先也公本將家子世勒弢鈴
顧迺壯氣英風獨壯而於孔孟乘風雲而依日
月由師儒佐我平陽歲乙未晉奉政大夫故童
文武封階不相襲 朝廷特起綱制父不以世
習子子得以身展親爰命其父昭勇將軍為昭
毅以文階武自公始一觀蓋異數也今天下多
故至擢士拔卒為急而鄉亭郡吏守塞候望皆
畢職代遷即與公同官比祿率皆園轉而薪軼
無坏冶異陶之嘆公循法平陽遺愛國子猶若
限局拘玄再考而回沉異齊也以地借恂自公
僅一觀蓋厚幸也於時郡邑師生掌教揚君楨

司訓高君贄等由數百里外屬余言以進曰邦
之人茲者將永安田以奉恩化而申請其命若
之何弗賀嗟嗟余草民也蒙恩者言所濟不言
所自余烏能言余嘗考覽圖經地志則神州
之內五岳百川衡陽洞庭楚各得其一孔子南
遊率其徒講明經濟之術七十子之倫楚又得
其五山川扶輿浩衍迄於今以孔子之道肆為
公卿守牧之業彬彬乎名實中窺文朴遞行風
剴當年規流長世才足肩鉅而韜光弗衍智足
周物而歛鍔弗彰惠流三十六郡邑守令稟其
成式按畿徧老數千里金湯荷其規撫監礦抑
剽封之奸滌郵紀銓司之最若公者縣道所經
意輿所屆行邊有紀礦上有吟皆足暢神志而
忘塵勞由茲已上其秩日崇其用日弘其文章
章日著庶幾哉楚材之良有徵行且講德陳俗
穆如清風宛在江沱汝漢之上知其不為中越
離慄之聲也公之材當不侔於楚矣且也公之
兄禹治氏仗鉞七閩桓桓壯猷効東南一臂之

力歸而偕公棣鞠杜承更唱迭和博叙大倫之
樂花萼一集婉芳李又至乃遠溯漢夏勝之世
傳尚書舊學登枝不捐其本居恒謙謙未始以
名宗自夸詡而日腐心自惟曰先紫橋府君雖
傳龜組執纓時平無由自見未華顛輒釋勃甲
謂伍朝龔文之皆喜漢壽鄉人搜揚幽隱微瘡
不交當世余兄弟蚤嬰何琦之苦即幸有茲日
龍章賁赫何能一抵泉臺鞅掌之間嘗向人
道已復噤噤中止嗟嗟公言若此感時悟物吾
儕草民油油胥引類焉壯山蓼我之篇欲賦而
無賦也余烏能言余烏能言

賀林運長考績序

國家稽古制官三載課功實以為殿最其最者
得殿授委章服於其室然循資限格自黃散四
品已下恩逮父母止爾惟三品通議已上奕世
得寢被焉顧滿歲克賦無殊或頭膏道際不待
曠然不狎見乃今見林公具是矣其屬蒲鮮兩
州泉邑長十人謀所以頌公而從余聞狀余不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倭不以久矣 國典朝章不與聞請言公之政
惟我 國家器前代推酷等繕六色諸稅惟鹽
課設為六運司留顆當末以利民生仍舊不改
而解池為之首分賦以支度關以西南傳襄鄧
北連并鹵延袤數千里富內得五之一焉惟河
東最大其以產糶用乎三藩必更輓代馱蹟蹈
院陘綿時而始窮非若異司舡艇江海不然其
亦方軌而康達也惟河東最艱吏之在宇下者
實行而聲不訖惠流而威不立吏見司之不喜
耳目也故又見司之得吾耳目也新一司二命
未知所承即御史按鹽之於按巡猶曰耦轡不
尸之權也惟河東最劇當是司也蓋造次未易
與焉公以冲和秀理之資寵物燭幽之度密勿
夙夜中外歷一紀始揔河東事有難圖易斷表
左施為未踰時而煥然改觀矣水濱之間其曷
能一一蓋鄉也河東瑞氣未應美祥莫臻或一
切治畦暴水以塞責也賦乃大耗公至應地之
產日號於池曰先是多祈鹽不聽者幸而聽余

余柰何委天工水潦下乎採無弗勤而賦無弗
登又聽其餘採於貧不中嘗者釋穡罽而操畚
鍤或未曉其職更其罔養萬商告困時謂法不
可用率更之其用愈窮公湛靜安舒修舊法而
業用之往見法之百出而功不返今見法之無
出而功百返故鹽興至於法敝之後滋民與財
近不斲而遠有望是莫不曰我公惠者河東士
之淵藪也儒學建自勝國特異司所未有獲生
奮起不翅挹水於池公都造士之柄擢杞搜功
日臨講授譟談誦古雖盱而望公門者惟恐不
入即余不佞未嘗以衰落厚顏不願炳燭於公
門而公日戒門下勿留士以為常是莫不曰我
公德者而公之吏百品千群無遠邇咸稟成式
炯炯如目前期會徵發無敢後而商之挾斯實
也稠載垂察以方行於絕域無雍闕踈盭之患
而公日晏晏於河東之上安見其大安見其艱
若劇也公勞動日著位望日升即辰入筦政崇

九思山房雜錄 卷之五
副 廟廊東求至意蔽邑河東不亦在其中邪
而公固謂一命而悅吾親再命而揚吾祖吾願
於楊秉幾矣顧錢穀非其好也日冀遂初服一
觴一詠意未嘗不在閩山馬水間也余乃喟然
嘆曰公冀所以遂初服者命吾儕吾儕業聞之
矣世故紛紜遂至台鼎弘伊望不世之業世世
疇其爵邑視秉抑又過之則雖欲遂初服也庸
可冀乎二三大夫謂余之言然請筆以頌公之

堂

贈林運長贈封二代序

我 國家建官試功三考黜陟一遵帝王之制
顧唐虞以降歷六代而其法不著關七聖而其
文不垂謂有治人無治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
疑耳目而信簡書浸淫至於京房不足料賢愚
之分精幽明之理則聽通薦例序以四最斷以
六朞由三品上為清望官從六百石至台輔非
躡級序遷之常也蓋昔者天下多故或擢士拔
卒崛起相將鼓刀販繒之徒附驥尾至勒功帝

籍疇其爵邑若易易然者我 國家世躋雍熙
內外奉職辦課恩及父母止耳累秩游歷卿貳
或計考未滿或別責至殿率不獲預再世之封
雨露若斯之澁矣乃今殊絕褒賞於運長林公
獨有加焉公拂巾衽褐蚤企旌車之招終賈蜚
英壘黃著績以漢東京之士律之若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若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蘭竹所
指爰何不臧迨摠三藩鹽筴阜財即工同商裕
國舉瑰瑋闊達之士不能畢通而婁效者迎輒
立解自河東未嘗有焉庶幾劉邵志人物也者
九徵皆至變化無方功亾原者賞不限德亾首
者褒不檢是故重誥來章與日維新食報無疆
純祺有永三山馬水之上椿萱齊茂蘭桂並芬
于于然脩脩然備生人不可得兼之樂有開必
先式艾爾後君子謂公之所受啓源衍慶之所
及夫非世德之弘與盖林之在閩也名德相望
支胄扶䟽明興二百餘年所憑厚矣方之漢耿
鄧晉王謝異代且相望焉公繼起壙寮之後克

紹闕閔之美固宜重荷貶封申錫福祉之未已也余嘗聞蕭相國之子無何張留侯之孫不良論者一本於世而惜之無惑乎叔向興欒郤之悲季勳感杜房之替也由是觀之公之世德有徵矣一命而親為士再命而為大夫三命而親之所自生並皆為大夫自是品優清望馴致台鼎勒帝籍疇爵邑古典不得專美於前矣自頃蒲解郡邑諸大夫屬余言於公亦既知之階矣其鄉之大夫士縱觀公之榮寵謂從大夫之後不宜後言乃余不自菲薄復附漁人大澤之獻而申言之如此幸公教焉

九思山房文集卷二十七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序

送黃明府序

是治猗以善狀聞是不一姓自余束髮以來
 耳而目之者躬履省約若長安王侯精敏剛
 若南鄭邢侯平易近民若荏平韓侯清修坐
 若雍丘何侯爽朗和潤若白河管侯貞分苦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節若禹都陳侯既去而思之邑父老津津不釋
口然秦產居強半他郡莫得望也至兼已事之
長事不矢名晉陵行部文翁化俗士人各以其
才質悉有所造則咸寧黃侯其最者比遷去悵
悵若失師保諸士相向而告不佞曰吾徒從黃
侯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服烏頭者方其服
時色澤力強一旦力去將如之何吾二三子相
從服餌於此朝夕亶亶不寘則以我侯之訓在
行矣日與頽俗相揉千狀百證日交乎其
前豈特烏力不足恃而已所為荏苒隳廢其所
守而我侯之教奚如也余喟然曰有是哉侯存
治在崇周思在道四境之內尚是侯之遺教也
二三子以此鼓篋參倚紳帶之間安往非侯雖
遠侯之函丈而訓猶在耳春服既成獲見汝南
附足之鴈以交致其期勉即非從容宓堂偃室
之樂固千里而談也視民之歌故侯也不啻長
矣遠近離合豈論也哉諸士唯唯退共推車羊
腸之坂別而返其舍以修餘業其人所有賦如

貴介胄操戟至已出 上方劔臨之久之無功
上赫然怒曰需事之賊也賊起制臣不輒制
而需師以制於賊繫治之於是上谷雲中兩浙
川貴之師四濟如不違公方拊甘涼投袂而起
沐浴請曰昔舒州之變民不與恒者半夏與
豈半齊哉以其不與彼者與其勤於我者糜
聽臣臣得計擒之上乃憚即其營移符與劔景
公公密為蠟書射城中詐呼所親曰呼唯信女
故處女左右門階戶席皆女刃也而能先吾佐
女以外柄又謂其所部將曰呼唯日勒師也故
概而伺我吾怠莫之伺也而處其外弗圖亦何
日之有乃不鶴不鵠傳其門兵焉御如薰西嚮
啓御御史東嚮胫御如松南前茅御麻貴朔後
勁約日以漏下三鼓為期期勿漏復厲其劔鏑
曰七日不克我必爾乎劔之左十日不克爾必
我乎劔之右要使劔策吾勲左右兩無負焉宿
未次為九月甲子夜呼釋甲饗士飲酒醉南關
門者殲壬申大城門者又殲劉東賜所養攫犀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十七 四
士曰畢邪氣等首刃其主與許朝士文秀磔之
將軍提兵入御史持橐入懸其首靈姑鉞盡滅
哮氏四方師無一憊者公乃大呼於陣曰汝無
我廷不陣不一戮汝為別白其狀檻致哮之子
承恩闕下曰唯 上一劔之力有罪無罪唯

上命 上乃沛然下詔曰大逆已誅而亾罪之
異產朕不忍收孥其赦之發二十萬金恤痍傷
者軍民牛酒酺五日衆皆鼓腹曰上活我一我
得生於上三自春徂秋脯資餼牽竭矣傾城而

咀不當一糗一也決河外浸將皆必有龜蛙葬
鮮者問諸魚腹二也累臣疊鼓誰非蒲狄乎若
敖氏之鬼不世餒而三也出此三生夏更鎮矣
於是公置酒大會而觴諸將曰而忘而先之主
乎何必爾同官為寮吾寮於爾之主也爾以所
事主者事余不曰從政新不爭用命乃余則有
負於吾寮一夫徼禍四遠越心轉禍為福卒使
等夷無貳孰與吾寮子女玉帛啖其族類幾游
班處宮室睦而距塞無內匹馬孰與吾寮籌箸

聚米筭無遺策成事而遡其期亦筴改卜又孰與吾寮賊已誅三秦已定且居三賞城濮一再廢之余雖不德爾柰何一旦而代之受名執諸將大感皆歎有泣者公舍爵操牘而立救其主得赦出毋坐予小子所聞於公如是止耳余蹶然起曰蓋晉臣有奔秦者其友嘗厚恤之曰同寮故公之視寮豈避晉臣下邪而孔子論春秋之世以賢無所進也左管仲右鮑叔抑子產進子皮此兩賢者殆公之謂矣人臣事主斯為上佼夫寮猶第二義執或曰他日我五堡之亂猶噶氏也叛服靡常視棄其主若奕棊然至上厯天討微薶顯戮閱數歲而後定公爵行數語未徹而人皆歎泣抑何術而得之余曰吾聞之讓德之主也爭事之末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人惟小輕重不相得也故試身所未而及於亂公居功豈棄於讓倘亦窒源之意乎余不佞不能窺言頌公在晉言晉子歸而嘗諸公曰東人之言若此公其無亦齊人我哉

賀李侯獎勵序

瀛川李侯以毛詩春秋踵擢進士居燕環堵茨蓬
匡坐而弦歌已拜猗氏令 上賜寶鈔易拳
握為導行邑輅之游車黜而弗御弊褐策蹇及
我數千里以前一夕有長牂者守門而訝曰侯
至矣抑何無車不佞等蹶然攝衣起至則侯會
諸城隍嚴信宿入視廳事進士若坐分級立矢
曰楚有為令尹者奉已而已不在民今 上錄

余有三百也臨宰於四方以牧民以主分憂余
唯知余之在三百也乃能在民余唯不知余之
在三百也乃能不在已自余下 帝臺出張掖
業已弛三百也若而負吾民自餘余何知也而
奉之以故居未暮月愀然夙夜充然委蛇則盡
吾民之色有時望見侯之在堂上也吁而不吟
斯言者民也舉指而籌所當者民也為禁侈靡
省供承嚴檢察絕姦袞開頑囂弭訢訟履畎畝
弛蕪稅發善政一以以身先之暇乃闢黌宮傳
經學厲倚席不講充業不事者由是士誦於室

農欣於野近者誦謳而樂遠者竭走而趨四境
之內若一家百里之外咸願質成矣頃太府任
公過訪不佞不佞亦違山步武而出語侯歛衽
若不克太府曰若不嘗讀書誦說有似侯者乎
余曰無以似也自似則公明宣矣宣蓋學於魯
子三年不讀書魯子問之宣曰安敢不學宣見
夫子三宣三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余少也辱在三百而不能不知三百
也不自覺乃今見侯之不知而始悅欲學之亦

不矣余又安能居侯之宇下而讀書為太府
公矍然視余而嘆曰惜矣士之始進難遺已而
易於遺民之貴崇質木而隳周容本儉素而緇
紛華嘉靖中猶或及之一再世不復觀乃今見
而侯若此矣是其飾行當循傳高等上叙群吏
之治謂宜有衛玠胡威其人者豈以天下而
敝邑晉撫臺呂公麟臺額公並有題言劉侯治
狀廩廩有古人風上得接壬辰等以為不
棋而輒劬而喜可知也不亦彰棧棧作人之盛

歟蓋自昔議選舉者率以敷言考文為小道譬
之蝸蚓啣海難望吞舟之獲誠謂食啣餌者小
魚就科目者小藝三代選士任賢必考實行是
以風俗淳一運祚靈長侯不以科目自貴而以
實行見知由今之道需以歲月侯且大行伴海
內有更衣更食之美即三代豈多澁哉余等草
民願假我須臾以俟

刻郭進士墨卷引

吾明府郭侯自羈卯稱竒雋從其翁太守公受
書翼匡師伏之學戊子中毛詩第一人下帷
經秀日益肆浹六學旁貫百氏又數年乃登曲
臺成進士要艾吾荷才三十齡爾既延見而矧
其所先資藻不彫樸華不捨淳卓爾號大雅士
咸羊角鴻毛靡然知所嚮往而侯顧恂恂自避
曰士所述施仕所弁歛也仕所述施士所弁歛
也吾觀晉人士嫻於文學舊矣夫是言也既奠
之鴈既贊之束脩也翳自今予與若並所弁歛
則亦奚用之而使若士知嚮為余聞之烈然執

卷而作曰吾蓋有味乎侯之奚用言之三言也
而以不用為用士方斧藻其言以應必舉與舉
言者簡布其的以士相必董董工肇悅見環頴
但已固欲立事立功符所言而效之國爾 上
在位久道化成宇內駸駸臻於正學猶數詔有
司深懲彫剝士雖荒憬迺罔不濯竦悅而承
流若奉輦轂而依日月也寧復有竒衮銜質噲
哢襲剽出於其間者顧士才學長不兼至愚賈
操金殖貨良工乏假運斤合處窮歲不能必程
於一日言弗立矣何理而越事功君學為儒宗
才足楨幹始以毛詩發家繼以六學百氏名天
下雖在冲年幾疋秦幽宿老誦其言咸遵孔孟
之業飫道臆該今古翩翩澤於理道三試具在
其誰曰不立舉而業之官蓋得時而駕矣全才
碩學與事功相宣也言則奚弗用奚弗貴也彼
安絕潢者以為大可鼃鼃鱸鮪而不知涇渭之
宏深尊培塿者以為高可虎豹蟻蛆而不知華
嶽之峻極溺觚翰者以為秬可鳳鳴鷲翰而不

知事功之踐繩太守公守蜀辟陋以三百文雅
為教再見文翁之化淵源家學紀群題贊當侯
之世有不墮河華而靈無待棧樸而興者則川
赴喬植聲應氣求其事功所屆裒然先四方翊
一代文明之治區區救猗固祝萬里之轅樹千
章之蔭之本源也乃謀及庠師萬君梓而布之
士從侯侯率士共相比儗以効於明時舍言無
所祝無所樹矣可視為真鴈東修而弗之用哉
乃若潤色愈工本真愈喪舟木蘭楫翠羽翫之
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知言者方呶然詆之非侯
之所以立言之意也

礦上唵序

武陵夏大夫禹德佐吾平陽宣慈明允奏有成
績其焯於朝論清在人謠六載於茲矣會州
嶽效靈范金排貨中使潰滕四出若平之封守
毗佐區分局署當道則盡以屬君君恢恢蓄蓄
隨所需而梯給之糾紛得寧市耕無擾自餘翼
張襟束萬里未之有也暇乃步瑤臺臨天漢吟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五十一
嘯清熒嚴虛廣敞見曾中之大曠夫瑤臺夏之
巨勝也堯封舜海禹甸巫丘日與心會瀟氣迴
合凡名大觀於宇內者靡不屈伏退讓於茲臺
視彼溢亭百花瀑布廬宮盡攬江州之上何異
泰山之培塿容雍車騎笑傲煙霞觀精氣之會
昌翫靈竒之眇蠻又皆出於義誘仁和衆給物
安之後非若國謀尸素充蠹身謀祿仕優稔僅
同司馬攸游山水詩酒之間而已君意與所屈
不欲自比流連而一尚於曠若曰吾所職也蓋
余嘗從君跪石靈慶池譚詩移陰君曰今作者
率人人詩矣顧成家者鮮卑格靡綺逾趨逾下
其規規逼擬前人亦非性情之正斯微獨今禍
懲而變體婉而輕採春華而棄秋實君子於唐
變猶弗取焉要在陶性靈發幽致言舉一身情
通八表洋洋乎會於風雅可矣嗟嗟敕邑晉蠶
俚無文六合愚甚君評議若此可謂荆南杞梓
余不佞伏膺垂老夙負劉晝之恨乃今從君論
詩始覺董思少進而君不鄙夷余若謂志同氣

合於藩垣可盡摛也者屬一言以進余遂不自
鄙受簡授毫薦於廊廡之間願炳燭焉抑君亦
豈曰是夫汜已暮也而昧行終乎必不然矣君
嬰年作賦花萼李庭綺歲入官鷓鴣鳳里官商
有奔命之勞河岳無息肩之地仰止前哲逸步
後塵庶幾靈均宋玉之風烈庾信羅含之藻思
焉余無庸贊

刻郭進士時義序

國家定取士之制純用經術悉前代射策詩賦
諸習而罷之章縫之倫一意嚮風類以其業增
邦家之光而因以顯名於世是不一族矣。列
聖相承文明在旦粵若成弘正嘉士率講明六
籍大指摭真實而效之文信斌斌盛哉顧江河
之勢日漸月淪奄寰宇繡轡輓若屈宋唐景之
屬變風變雅而莫極世之所謂千金有識者蓋
敬帚弃之矣嗟乎既彫既琢還乎其樸當是時
也士有寧使質有其文毋寧言過其實豈論經
詔策之懺乎涇陽象蒙郭公少稟家訓尊尚師

說要氏六經之言以為卒無以隄而已碩學宿
儒皆自以不及甫弱冠褰然首舉振鱗濯羽西
京籍終賈之譽矣要艾吾倚延士質治之暇間
出時義若干首以示其弟子其弟子詣余共誦
惟之太都情動言形理微趣發至其微妙有伊
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運斤斯先進之遺風大
雅之懿範也彼雲譎波詭淫巧朱紫陋斤斤陳
言於不居方斯銳矣或謂漢唐取士既以專科
精其能其策疏詞賦炳炳烺烺皆足以名世而
垂後今章縫之業直士之荃茅爾既進而靡所
用之於昭代奚徵焉余應之曰嘻有是哉是笙
笛當御而韶護可卻也世言三吳王錢唐瞿四
君子者導源斯業於海內無兩士自捉筆信響
蔚為國華異日者翰墨詞賦之場高步霄壤之
內何必非斯人之徒與乃若公之鄉哲咸寧楊
公鼎華陰雷公霖平涼趙公景仁皆以明經魁
多士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公蓋復申矩
度三復篇章詎不曰傅季友以來始見任舫也

者無事心馳吳會而郁郁相宣不知朽之後先則吾焉能伯仲南北之際哉其弟子欣然曰命之矣受而刻之簡端

賀張太守序

歲戌亥間 上以栢梁孽熾爰治宮闕雅耆駢肩奔湊會府輪材則繕部重於是東交張公越四署為繕部即公以本分錢治辦無傾宮大修之費乾樞坤絡亦既落大壯而獻壽觴矣 上復念民之勞止洞開重門一覽四方之疾龍樓諭善則郡守重於是張公自承明出為平陽守若曰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耳動據州郡豈其容容末規哉良其效不軼地節五鳳上之不啻也蓋古者即中出宰百里儉而足矣平領三十六郡邑環封且什百焉宇內未嘗有也 國初由中出守必召對便殿 帝親臨諭遣之俾勿諉以煩碎之務責任之重前代未嘗有也邇上法帝王不窺之禮居日益深自大臣不得朝朔望其召對諭遣之典既未能躬逢自昔而范

金排貨中貴潰騰四出海漕山詹曼衍相屬又不獲崇意積精於其職為郡者蓋不能以一夕為晏安公處之易易訖無恇怯之色目詞手筭耳納口酌糜至不相參涉泄用不得方議才戡鴻鉅而勤小弗遺知周物理而探囊若無造士千百烝徒球杞悉出搜擢澤究窮鄉下邑守令咸稟成式且也旁及礦權隨所需而梯給之屢耕無駭河東按堵由故矣揆元終都曲耆以遂厥成庶幾上積於德而下積於用力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無不幾之慮其為上尉安元元之道不啻副焉是歲六月己丑寔公誕申之辰蒲解十有二城屬吏孫君等請不佞乞所以壽公余不佞字下一草民耳居惟宣响其何以壽公蓋嘗誦詩得尹吉甫送仲山甫必曰美周宣王誠以宣王任賢使能為能中興王室乃王者之大政非獨慰南永懷已也公翼翼式古歷中表而情懷若一布茲明命今茲美德弼成 聖天子萬曆無疆之治海內嘔喻太和以樂壽公者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二十一
追風烝民之音繼成周君臣之盛未艾也其何有於一郡又何有於不佞之微言

賀岳祖母壽序

仰山岳公觀察敝邑晉始按蒲輒過不佞曰吾與若不嘗皆有三衢之役乎不逮事母稱王母興嗟靡監則同情茲在晉孔邇吾王母也周盤汝墳之嘆若其謂予免諸乎不佞曰孝哉視民以不怵太府張公屬余郭尹以語不佞曰尚齒通於四代介壽見於四詩有周之盛諸侯大夫之夫人賢者類美於國風而母之眉壽特頌於雝徹之章其於耆艾純嘏之俾之錫也不少殊替子晉之隸眊之被於公也深颯颯洋洋其何以頌公不佞曰美哉錫民以不匱於是趙太母以九月 日八十高矣張公過意徵余余嘗親承公指有概於中久矣敢不畧意夫壽有窮而未遇者依依環堵吟支藜藿菽窳不知羔羊大斗之為樂而非如達者有四方之志奉親周旋享其生祿以快於菴鞞鞠脰之奉也君子以為

養不與焉盖又有富而得為者飪薌膈膏以噍口絃瓠繁嘽以娛耳筐篚稠疊以相繆紛而非如達者却口耳紈綺之習服詩書遵禮制藹著休稱發聞於縉紳士大夫之間君子以為名不與焉盖太母之在養也以食上大夫之祿以孫披真州之簿心日休而體日康既不比於負米半菽之儉狹而其孫入行出交執一術以該百善又不屑於將奉考擊玄黃鞶鞶之末銳即升三致慶之詞董董麗土之言是徵非有宣思發

祥聲詩之美則公之需於我晉人者亦廉矣抑余聞之公之篤行有聞也講學亡疲母孫更命人曰令伯之賢也而公曰吾有太母執硯流涕自底成立人曰范喬之志也而公曰吾有太母袞袞繡裳再世褒顯人曰司馬之種德也而公曰吾有太母是無善而不歸之太母也則公之壽太母者未知何若以名與養則無如公之今日由今而後上臨辟雍用光孝行特拜政崇於百僚中其母儀之懿得孫之宦名而益彰益

介壽祺日輳期頤之域環人峻士辭而祝之於
詩殆庶幾焉豈唯岳氏賴之凡此下民有親於
室者有不振振殷殷戴說公而自盡寧子也哉
張公曰其辭鄙其諭遠是不可以餘魚而不之
獻也請筆而薦公之筵以錫吾民之福

賀魏封公百歲序

萬曆庚子十有一月念日為節齋魏公初度蓋
是日也寔唯華嚴文殊出世之詰朝人不易值
直之令人壽考常期頤乃翁六達壽且百歲天
扶八千才百分之一九五兼朋壽之三日惟箴
規鄉師長士以自儆白鬚紅頰翩翩手頤未艾
也余河東守巡安陽劉公朝城岳公屬臨汾倚
氏令越舍乞言於余曰古者天子巡狩問百年
者就見之於九十者有問就其室以珍從其尊
禮高年如此茲典不行若子有勤勞於國為天
子不貳之臣繫九重倚毗而數以綸言申錫
榮之某等為公分守筦籥不能伸喙以彰盛美
則古之人所願俾爾耆艾錫公純嘏聲詩之謂

何余草民也不能有以荅公壽無已則有一焉
蓋禮稱百年為期願願養也飲食起居無一不
待於養故或以燕燕主愛鄉食鄉食主敬敬則酒盈
而不飲肉乾而不食几設而不倚使民見之者
莫不惕然加肅若是者奚如諸大夫曰康衢擊
壤之叟與鄉射之禮獲膺肉帛之賜庶人之老
之所同也願聞其上余聞蘇長公稱唐樂天居
士忠謹嘉謀不諧於世出為江州司馬起領州
歷五朝得謝結壯香山冥鴻不可羈致迄今
以為美談願不聞其子之何等也公再守別駕
最海康輒投牒歸手課三子杞梓相映衰然文
章大雅而選勝大伾山與逸客騷人拍浮踰嘯
即偃佺可期樂天未足多也若是者奚如諸大
夫曰公自有之吾何以贅諸余聞之維嶽降神
日升松茂其辭不一而足自昔哲人純篤老而
益邵若魏之韓公至求一官以就養若郾令之
許永百歲而為計相若漢之張北平皆一佻人
瑞天子行乞言之禮杖朝養學體君子陽德之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二十七
健以昭示於無窮公貴躋三品服御金緋龍
章照耀草木榮觀趙宋之老者奉觴酌少者操
几杖嚮風承庥有加無已錫福媿美於箕疇玉
瓚不注於瓦缶畫圖史牒之所載寧貳此者庶
幾可壽公乎諸大夫喟然嘆曰斯之壽公蔑以
加矣顧吾黨之被於公也何可無言以本其自
余不佞蹶然作而言曰王國克生文王以寧我
中丞公一代人傑克生邦畿之內文明在旦式
逢其昌宣力中外與圖河海晏清之化文武憲
邦蕃宣揉治方且需公為申伯補衮司喉明者
否忘吐茹而輔政方且需公為仲山甫經營疆
圉修整戎行建雷霆之威威九夷方且需公為
召虎南仲席周楨之生王國而一拜見之也
聖天子深惟三晉任公八年於茲閣部推轂不
允連章陳情不報而公有大禹於外之久無哢
門三過之便遲迴岐路進退惟谷恒自謂曰別
久行役情薄樂違遑將念殷吾舍自諸孫外無
能上壽食若石建老萊謁戲家大人前也且老

不任行不能更駕乎數百里之外矣生人之苦
其誰能堪之乃翁所諄諄誨其子曰子之所得
膺國不爾靳子之所得盡爾不國報乎吾年尚
健爾仕尚未其立名於宦保障長城南北臺省
咸以重臣倚之其視將命四方阻於冀越之相
闕興嗟靡盬而不能已者亦或過之親心益怡
體益康而喜可知也且也余儕小民得公一日
有如父生百年則公之自壽吾民之福也已矣
哉吾復何言諸大夫乃欣欣授簡而筆之梗概
如此

送孫州守如 覲序

今天下千百郡邑三載朝於京師而列其治狀
以聞倣古朝而以言敷奏之意焉夫朝而奏言
固人臣所充贄以覲君而我郡侯憶翁孫公居
恒恂恂如不言詢其治績色色無弗辦倘所謂
不言而躬行者非耶公為吾蒲乃釋褐初出而
仕也業已盟其終身廉約省素斷斷乎守道之
吏矣士民乃知指居未再朞用朴而歸本耻而

還善一時論者談美自吾世而當列侯莫能尚也余邑郭父母合五邑長高君等屬言於余余惟蒙恩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被不言所始蓋自昔談之余子民也余烏能言竊聞章叟之謠以卒相余也粵若虞庭敷奏以言而明試則以功有明試之功然後有敷奏之言而功固所以言也大都吏治有殿最而清慎勤三事是則最之大者自公下車刳首已西大河已東環對數百里咸被安靜平和之福而公歎然不自有也可不曰慎一菽不私取衣絲一縷不輕市易於民間晨鍾夕柝所以夜寐夙興聲聞無日而不四遠而無或爽也可不曰清曰勤公即恂恂不言監司諸大吏業有代公言者於功有餘試於言有餘奏矣行且被賞筵膺新綸入拜銓司品隲天下吏治詎止車服以庸已乎然侯入拜閭闔寧一見蹣蹣具禮而畢有如按牒宜舉迹漢臣故事增秩借冠上曰河東吾股肱郡久之乃召君雖未澹其欲御公固有日

也公以為奚若二三屬吏乃授簡而筆之如右

九思山房集二十七卷終



九愚山房記集卷二十八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記

關王廟新建門坊記

猗氏縣城蓋有關王廟云相傳自宋元時有之
明興洪熙改元重修綿歷歲久廢壞其小者絕
長剽廣漸為民居食也至莫可詰矣 肅皇帝
末為嘉靖乙卯妖不勝祥地大震前代棟宇鞠

為瓦礫區豈特一祠哉其後震稍稍息衆且有志舉邑而委王廟未能也父之里中有狂生焉鼓舌貴勢人將捐百年功緒發徒起為私第猗民憐之莫不隕涕乃大祭翟君敬之元孫諷其議衰止歲己未春先淳靖公偕季父漢中公與郭少府昂以報功祝釐遽宜謂有其廢之率先事號衆各以其力相扶助簡材花工為殿廊五楹間香亭大門各三楹間重檐阿於四周至於今廟制秩然顧邑地衝而賦重變婁而繇繁此之廣肝幾靡救城闔矣蓋門外無一駟之衢磬斨以東始越於孔道人非生長其地者即絡繹道然未始祖習王之廟於斯也余不佞恐忘先人之業冀而朝夕於神曰必顯攸居社而載事倡而輸貲以偕二三嚮義之民取材於河新作綽楔四柱巍然東嚮數尋而後即門其外文廟毓賢坊與茲對峙丹雘金碧弗如署曰關王之廟凡用材工若干緡錢若干肇于萬曆八年二月朔四閱月乃落成庶人以下朝而業夜而計

非善飛竒鈎貨以病民而庀若是亟焉其功迅矣非余儕敢專承之臺沼靈成不虛抑必有神力而至者矣神之惠我必非不享於是也抑余之言惠也徒重高門之地邪民非常目於神難惕歎志神非曠然昭示罔懷在民繼自今生於斯者過而焦焦毋亦抑焉以思而務修其躬皇皇不及風俗和矣吏於斯者過而濟濟毋亦俯焉以式而深迹其治孜孜不怠政刑清矣如是則一方寔獲其福又王之英靈與世亾極詎行王之庭質已之行而後徼福於神哉稱文約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是宜為記也遂記之

重脩儒學記

今天下學校之設提以守令俾首事毋怠不亦重舉然吏職百責濫羣或糾紛簿領之煩或倥惚兵災之際上以文繩下亦以文應耳安事學校幸有事者整步革句之儒取充常調而已功未集而官已代去去則反跡相稽國無廉士仕

無完行後先相遁為救彌深至於執俎豆而守
壞宮皆是也嗚呼彼惡覩為政之源哉猶學故
無論嘉靖乙卯釁於地震垣內頽然將不勝韓
侯應春姚侯謙夫何侯允升管侯皦如皆不患
吏之不隙而著其績顧匪專承之有俟也萬曆
辛巳賈侯至首廟謁喟然語於士曰何靳於茲
而使數仞之墻之儉哉其務崇焉書而脩業夜
而過計曰苟惠徼於孔庭願一與衆共之其明年
令行而民信乃具徒卒陳畚揭夷亢培埤新

祠文昌移穿宮門通以閣道橫直明櫺洞達改
觀於素時且大比士出其中者鄉有偶舉會有
特舉其他矯翼厲翮不可勝乘之由是修業
由是過計曰苟屬厭於孔庭願再與衆共之又
明年教飾而士愉為倡首激發縉紳以下至於
常士懦民嚮義者靡所不振遂悉宮之所有若
東西廡戟門若名宦鄉賢祠若明倫堂東西齋
至更衣視牲所視家之優劣受功各有呈棟折
椽崩易之甃毀丹渝新之夾門兩坊弛其故羸

以鉅材中可容車而旁各有翼最後侯以其俸
進而喻於衆曰吾乃大夫子之堂以母究爾力
以重有司之罪侯始事必誠曰諸所奏工材督
工長納之吾且紀之則金吾不預爾金遠訾議
也以故訖其功不聞訾議若其家堂構之相成
矣歷觀賢者之於政也有勵志尤貴兼才有兼
才尤幸暇日蓋皆有所合非苟而已也乃兼才
志幸而際時則賈侯靡得而前聞已何論一邑
即以稱於河東奚讓焉昔有自吳歸越吳相國
使擇官舟渡而使人送之澣於是一舟狼疾於澣
渡者自擇不能問使人送之者曰此易耳但視
其敝蓬折櫓而破颿即官舟也君子曰今之治
政其以政為官舟與宜其敝矣誠有舟於此少
濟不能泰甚不治久之而其虧彌大必無舟矣
儻以一目承之境内之事盡如是舟瓠惡無用
謀惡靡終怨惡其不任戴星出入不遑內顧故
能協四民興百廢一勞永逸而家其舟也自是
文教聿新士人嚮學無亦斌斌然與大都比隆

哉然余聞之在覘學校之政視得士與不得士
以為效得則貴耳不得者不貴故木不求盈筭
要之中繩舟不求蔽江要之任載槃木容於萬
乘野航坐適百越彼有貴乎不蔽者在也諸士
子涵育於斯盍以侯所為舟而自舟乎志意定
乎內禮義脩乎外忠信篤敬裕乎行通江決伊
溝廻陸注東海無往而不濟矣焉攸蔽先是教
諭呂君夢見宮墻大闢俎豆為其變度以此而
觀天之與人不可符於未然者與凡宮之後始
於八月丙戌而成於十月壬辰義官何東觀衛
邦賢董其事呂君則日督於上云侯名一鶚霸
州人庚辰進士呂名師顏高陵人壬子經魁狀
元涇野公之孫

增脩關王廟記

蓋漢關王威靈赫赫著示禍福至於後世亾已
天下皆憚禮區論其祀在解行與解地家戶竭
祝尤專倚故有祠前涑水後峨嶺左文廟右縣
治都一邑之中雖增擴小與解異而地槩獨崇

他宮宇莫得望焉嘉靖乙卯冬河東地大震解廟盡摧猗祠尚無恙顧民救死弗贍使得鄉此俎豆如櫛爨香儼燁則不逮遠甚後稍稍安定治起城舍請於神以完舊涓人潔掃除沐浴鍾鼓纔具萬曆庚辰余嘗率邑中長者立坊門外東嚮使人道祠所而知其處其重門墻屏莫之備人或闖門入徑神道不辨中旁橫宇賈侯尹吾邑之明年為壬午政飭廢興行祠視不足以當王也與民期會作治事闢侵藪冒故基以得更稍市兩旁衍地以廣之已為會財所出聽令民得便益從事有司蒙成日置履臨於宇指授勞來為儀門三楹間角門東西二楹間涓人室一區施金碧瓦屏於外兩閱月而迄成功蓋侯威信夙孚民無異志其見於興作與他吏不同如此已乃訪余山舍屬記其本末先是侯為余解說其尊甫蒙王佑及於今以宜報於神纏纏不倦余得從容質其所聞然後敢以其所質者為記蓋侯嘗曰歲在壬子鬼神不謀燕正南北

饑饉荐臻盛夏叩門家哭無弗疫者劇不可治
徐父不免閉目絕水飲七日不肖延頸進飲未
至口而逆莫能內也一日蹶然動兩脰張目大
言曰關王以金丹一活我也吾生矣而不信眎
其掌奚物亟引水內之已疾若風之揚埃已而
母亦疫且革被楮加緋陳於寢家人卒惶失度
父正晝舉手得藥已疾如前時忽忽望見王而
指之曰始吾御城南三義廟若不病而來常告
我以積善若今病我不憚以藥為功活而夫婦
且而不教爾冢子成進士以報我乎母曰盛德
不報重寄不歸也余閉室受業王常如憑之俾
毋懈乙卯中偶他事行道上驚怯如掩其精於
道上而去三日不得蘇一夕父夢見王五采青
黃雲蓋其上携余下見於東箱風諭如良師嚴
父及明而余覺不知所往父急趨於廟伏首祝
之吾終以子受命於王矣乃得解庚午舍京師
逆旅主人夢得鹿鳴驩怡命酒顧余依依不欲
去庚辰計偕甥某夢神結天下一人四大書遭

麗昇余舍並出王授以故先後射策皆幸中別
著布卦所不及即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
加哉幸吏於茲土不知所報敢請余聞之悚然
興曰嗟乎善哉至如此乎侯信人也夫豈無徵
而為余言之余惟王甚神靈十見而十驗百言
而百當無感弗通無遠弗届精蔽天地莫知其
極蓋在嘉靖末余里中一老生卧病歲晏不起
方春以夜漏下二十刻拔劍斫柱檻列炬其前
謂同舍曰抵吾廟投袂若躍馬狀至王廟中盛
一諸父老目指其善惡宜得報如濯髮已自責
生免冠曰生來生來京師得歸不廟見何無禮
也里中凜凜傳生事至掩耳起走以侯所言揆
之雖福異不同其神降奚殊哉余聞民保於神
禍亂不作神依然民血祀不絕其升階纓弁為
神人之主則有司任也侯泣猗既有歲月本治
在民以神明自輔常自勅中庭曰吾誠一日所
發非善政數所弛非不善政數乃安處委蛇神
之旁乎動靜云為無一念不通於神其福於王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十一
桑梓之邦更僕未易數矣神其不表之以福俾
所生有慶又吾侯於民之上乎則神妥靈而宅
和氣溢蒸百姓常無天札慘怛之患侯且得吉
月請之於神何如則神之責報於侯與侯之矢
報於神尤有在焉其庶乎祠之不得專也侯名
一鶚霸州人

重脩儒學碑

帝王之治天下也一道德同風俗率先教而後
政鄉塾黨庠州序國學異名共貫以復初元陶
狙習化之如此其至其興以道藝臨宰邦邑俾
納風謠求民瘼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用
之如此其章雖歷世數十中更衰變而其俗未
始不相為終始周末王教廢缺孔子始折衷六
籍以垂世教英君義辟代有作者蓋莫不一準
孔氏而其所繇適治之要在學古入官與道千
乘數事而止上下數千百載上無異術下無異
習守無異道傳無異說而為之民者無弗惇德
而崇耻狎道而逃刑非其效邪末世乃不然治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五
睹於眉睫仕闈乎本源方下帷誦習與今古為
進退彬彬質有其體用焉舉而加之民社輒糠
粃鄒魯之談生平習之後棄之者何限甚或深
刻巧附相引重能譽誼赫及其上下相蒙懲違
不止則諉之曰去降俗媮上古之化難御今去
之人今吏之良非撫前代之俗也是去簞簋而
御盤盂栝案卻韶濩而奏箜篌笙笛矣豈理也
哉又謠言單詞奪其長而亟易因仍苟且視漢
建武永平之吏不殊或又過之吏不究方人不
率教守令倚廳事如傳舍奚暇於學官師操學
術為弁髦何關於治若是則國家奚賴焉 明
興覽六經之意察群生之理建學養士令學者
尊尚師說以斯言即以斯行以斯信即以斯官
期於卒無以喻而已我 皇上睿聖有為起弊
維風深惟化未翔洽治未邕遂良由教之弗振
踐昨茲來亟討故實久任守令申勅功令庶厲
學官志屬目而求之厚焉士有不思效於今者
非夫矣益津賈侯一鶚以名進士要艾來本出

京師首善教化所先被故特孜孜於宣風卹人未及據案視簿錄訟考畊乃先釋奠見諸生質政之得失期於匡失俗易民視昭然見時之所尚為治之明年降觀周廡省循垣祀詢諸士子諸士子應曰學門故東西兩嚮嘉靖辛丑知縣洛陽李君奇塞其西後荏平韓君應春為門左於櫺星南嚮乙卯地震垣屋半委瓦礫薦講無儀官師興嗟隆慶改元知縣東昌姚君謙夫恢復之首文廟次兩廡次講堂又次名宦鄉賢二祠萬曆丙子知縣雍丘何君允升脩敬一亭庚辰知縣白河管君敏如改建啓聖祠官師廡舍業有次第顧工省而未恢歲更而向圯候蓋喟然興嗟惕然患之謀及教諭高陵呂君師顏而告予黨之大夫若士若庶姓群黎協議實洞更門於右依水上游新祠文昌於左夾戟並峙由門而垣而甬道而屏而泮而序廟貌既尊規制斯備蓋傑然稱雄觀費祇若干金時僅兩月工乃告成而能使百姓無介然厲已之憾此

其心必有敬事愛人之實當聖訓者呂君琢石紀績俾序文之何東序曰予聞冀缺以禮遜升蜀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蜀士多儒言興於教也彼在周季漢室一人所表樹一時所感被非由一邦以言天下也而史氏侈之以方今日視冀文所遭孰多予蓋援古而嘆以為為人上者暴安得盡冀文也者而嚮上意所急乎士方衣褐以口說進也人人而冀文矣一旦釋而纓弁非黃昌易庠序之禮則嚴君蚩潁川之術安能必有十之一而冀文者乎侯所遭世非救季地非辟陋而又得優游緩急施於有政將見吏知遷之尚遙務完究其力人知吏之可父誠率於教其所表樹感被又豈在冀文下邪豈惟民哉至躬被章縫諸有一槩有不填然躍而附之若椽椽成室義負偃植各究所施而無遺材以無忝於周八士唐三相之鄉者乎則又侯之動人悟物之效吾不得而逆誣其所可至也昔魯脩泮復闕史克作頌春秋十有二公惟僖為賢

茲觀嘉績不容無述乃作詩曰

於維河東 寔肇唐虞 四方首善
九州名區 天賦斯民 厥初有定
始紀昭明 載謠風動 訐訐郇邑
在涑之陽 文昭猗裔 於前有光
唐相三張 周產八士 遂歌卷阿
維君子使 皇明嗣統 文教覃敷
二百餘禩 穢澤涵濡 有斐群匹
德禮不薄 樹風毓材 先民可作

蜀生入閣 武宰鳴弦 緇彼風愛
未載遺賢 雅道未墜 芳軌克承
淵源所自 庸詎無徵 稅駕幾何
延賢自輔 單父驅車 壽州行部
亟惟政本 治屏循玩 始飭舊宇
俄成壯觀 禮門義路 泮水闕宮
於論於樂 爰奏膚功 賢侯戾止
良師委蛇 孔顏步趨 載絃載歌
泯泯洋洋 化洽政行 王多吉士

朔我文明 齊民樂業 史臣頌績

何以未之 有巖維石 辰告來賢

儀刑休美 億萬斯年 不崩不圯

澄城縣重建中丞張公延恩祠記

上在御外寧內輯留聖意於折衝以兵使蔡公
守潼關以此三秦之肱也蔡公至則脩典刑詔
故老之部澄城謁張公祠詔於衆曰自公夷寇
亾越汝界剪棘者祠隘而圯其躬致其感之謂
何屬其令陳君出俸新之以無忘公德既訖而

為書約之幣遺河東何子使為記余嘗考灤州
記云夫灤州本王伯育業戰士角難之場也威
武之興替禍機之倚伏必唯由其地乎當其平
帝宇濟蒸人俯而臨天下與之絜長比大關東
不當什之一焉及一夫杜道逆節萌起從中脅
諸侯則公家甲劍亦不當棘矜之用持平則保
殖五穀之淵成兆庶之膏壺弭亂故沈滯千軍
之命憤遮擊之洶洶蓋古今仁義城池之鑑未
或違之者也正德中赭衣塞路民以耰鋤箠挺

相撻擊蓋岌岌矣延曼連州聞急焱忽天下歌
之為流賊其大猾劉烈藍廷瑞鄆本恕麻六兒
等起自巴蜀劉六劉七齊彥名趙風子等起自
畿輔靖安賊據越王嶺華林賊破瑞州南贛姚
源洞諸賊在在蠶起自二千石不能禽也咎在
始也縣欺郡郡欺 朝廷謂安敢有反者守尉
今捕論此不輒督責之過然後 上有憂色故
乃召問公卿始言斬將塞旗之士克日勝之彼
有丈組寸印適會成功書尺籍以稱勝者有輓
車奉饒得不償亾至出內帑以稱勝者亦有糧
數萬師為一使之任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者雖折首獲醜不相及而 國家察鼓輦之聲
諸臣被帷蓋之報豈以尺寸功愛封邑者蓋急
禍變重用人也時妖賊李午邵進祿等兵數千
人據虎兒溝麻線嶺自稱天王壬申十月陷洛
川縣十一月寇澄城縣西潼關兵使張公命其
衛指揮張潛關道為先鋒彭松張良臣為後應
使將五百騎由白水道迎午午夜引兵走黃龍

山據白水彭衙寨潛等分道擊殺數人潛徒及百戶王珍死之公乃投袂自將精兵及中創少者由王莊鎮連兵血戰二日夜斬首一百四十級生擄百四十餘人得所略民數百還付其家其袍幟械器以給軍實不浹旬畔散餘黨執馘狼旅父老童稚扶傷帶瘕滿車下莫不悅曰張公活我嗟呼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霸州江蜀之孽不發自穿窬成群生大姦哉或弄兵潢池或就服一隅未至衿帶剝悍若關函之執也卒之殊名詭號攸向靡披必受命於 皇上獲助於靈祇燔魚剗蛇始就天討午制贍腴便利之區厲二輔集涇渭至使關河響動紛亂如歸雖有武彘跨陵孰能窺左足而先應者即不幸連屠大城顛沛洛川之禍而因爭衡關東安危可送觀邪公以躡纓整襟之儒無煩羽檄不稟睿畧未開府庫躬啓前行翦此而後朝食有嘍喏老将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斯者至為國家謀將然豫圖未形保目所見不使謀

夫少扼肱焉令諸侯無他竒道而難就功也即
薦郊廟鏤玄圭疇其爵邑無絕豈曰過乎顧庸
功是存僅丹青秦人之手血食一邑如密卓茂
桐朱邑南陽召杜未有憑几負宸當四方臣僕
之敬者則矯鑿前違秩禮不得允荅亦何可勝
言吾聞漢忠武侯歿蜀求立廟時議以禮秩不
聽百姓祭之道陌上習隆曰周人懷召伯之德
甘棠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存像亮勲蓋
季立而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順民心也由
是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公獲其
士心附之祀典其易於廟亮遠矣則延恩一祠
傳於無窮雖麟閣雲臺其名何以加哉祠故舍
預備倉舊址陰嚮弗爽今移察院東弛生員鄭
思賢宅為之而易以故倉為祠屋香亭各三楹
大門一楹儀門以輓為之有二翼功始於萬曆
元年六月凡四旬有五而訖陳君節廉將事父
老或欲其家受工不能得張公名禴號西盤順
天平谷縣人弘治己未進士由御史任陞太僕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五
寺少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蔡公名可教號
虛菴直隸成安縣人陛行太僕寺卿陳君名力
號義軒戊午鄉進士山西猗氏縣人陛保寧府
通判師捷語在河申劉公一中記中故頗采焉
謁余記者生員楊耒張价也

九思山房記集卷二十八終

九愚山房記集卷二十九

河東何東序著

繆山梁綱校

記

大中丞辛公祠記

余嘗以山右地圖案之三府四州之地四倍平陽熟計平陽之賦一百一十萬有奇當三府四州之半種穰糧食轉餽五原三關間則自中畜以上靡然發動田部吏受任見民日被榜箠未

嘗不掩耳起走太府行縣見吏急若揚沸未嘗
不反覆太息之也稷山平陽瘠邑也吏某始欲
示信一為儲胥七百緡民立辦輒上狀計吏嘉
靖辛丑時虜入掠文水嵐縣得利去計吏請中
丞院以兩縣逋賦稍移稷稷民不樂至欲匿走
兩縣代之耕雖滅戶殄業而莫敢談亾其後中
丞來與司計守土諸臣謀欲返兩縣恐瘡痍未
起徒見逋欲勿返復患內地不勝蓋時未解嚴
類襲眉睫之操慮非獨見多迷兩可之論此因
循所以乂之故也謀者謂一歲湏吏爾日而
積之更僕難數矣七百囊篋爾銖銖而繁之轉
轂難載矣急病過誤爾悠悠而不歸膠柱難調
矣蓋邊氓不任稅種則權大創之租以紓之命
之曰代征於時莫能應者十邑而五銳士不足
衝擊則發閭左之戍以塞之命之曰民壯於時
莫能應者十邑而六通平陽皆以告困寧獨稷
也萬曆辛巳辛公來拊山右生平氣奮不為事
所役見有疑勿決乃怒曰是何庸庸者所行部

輒思立致絀席嘗巡行千里聽於途有荷橐警
警而壯首者就而視之則僮然憊也公曰是何
也曰代文嵐兩縣而窺賦者是不一歲公曰嘻
無善田利宅之計而入多謂之窺賦無公平正
大之體而誅急謂之窺政吾謂民平賦積一錢
以上而使或窺焉吾之尤也且今軍興視當時
孰緩諸郡輻湊內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困
一縣乎吾計之審矣故挈豪傑卓詭摩牙借箸
所不能決者一旦而還其主民彼之不能不復
所固有此之不能不卻所本無往之不以務殷
口實前並之紛更來之不以績立德色他日之
簡父幸匈奴得市驩喜保塞傳之無窮公倘激
印上陳願罷內地蜚輓備塞以與民休息使更
繇之戍不行長度之輸益憲平陽諸郡邑烏知
不次第見德如此也哉公既 召之三年余同
年友梁使君偕其邑二三大夫以書幣馳曰始
吾與子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辛公茲受屢
益習公也業已祀公祠增而大之矣願子

之一言余不佞返其幣謝曰詩懷召公孰私其
邑里矧公晉樞府問揚疆外即不能以若邑私
使君曰有是哉且後先拊循吾晉石畫之臣甚
衆卒其所以顯惠吾莫得而言也如何公者捐
白著糧一有德吾稷後數十百歲不能忘柰何
公去數歲忘之乎吾儕以公之賜由是力作而
專生利之民無弗樂更生者嘉厚純粹整穀之
無弗暇事其長上者歲之災祲無凍餒逋于公
者公職國之內隸視職國之外隸誠未知其何
如顧不在黃次公功名間矣不佞作而復曰二
三大夫其言信而有徵哉公拊山右稷為其下
邑吾為其下邑而祠之記之而已他何敢知公
公應乾字效致青州安丘人嘉靖壬戌進士何
公諱喬新字廷秀建昌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
祠建邑之東郭自隆慶丁卯事在梁使君記中
使君諱綱湖廣祭議同辛公榜先是使君數移
書中丞成都高公文薦左使曲周秦公某邑令
安丘馬君某始事賴焉余得具列之以俟考其

重修臨晉縣儒學記

國家立學養士聯師申義必重提調之寄奉守比宗廟法春秋則脩蓋政之本也治政而緩其本猶振裘而含其領裘寧不張然其毛靡得而理矣自昔哲王多以平世興學事蠻烟荒徼守長皆有造立下至幹吏卑末悉詣受業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儒雅自其宜也教化興則引中人納於君子之塗教化廢則布令甲者悉出為癸卒治先師殿東西兩廡戟櫛星二門浚泮池興啓聖名宦鄉賢諸祠門外建東西二坊落以金碧丹雘復肆力明倫堂日新時習二齋禮門義路儒林廟貌由此沈沈起師士負墳策陳俎豆高步濶視其中曰昔言樊準議敦學程醕脩黌宇亦何以尚茲序推本言之蓋嘗感學之廢興所從來遠者云方其盛時耆名高義授徒滿邦域羸糧不遠千里編牒不下萬人濟濟乎洋洋乎著於承平及其衰也

學舍傾頽朋徒怠散至牧兒莠豎薪刈其下而莫之省非人以教墮良教由人廢也今士所遭視疇昔奚啻相倍一旦要艾領郡縣詎不曰吾得時也而今且厲翻先之裁第末俗深而惑於宦繩墨馭而匈臆約上之以能官任事兩用為賢其次委瑣握蹇壹於官而不勝事下之枵氓隸之力務欲速不出德號而或揚名發譽一切乃遷既去而攷諸學政茫然無裨矣 國家得一士寄專城以貴學惠民調停潤色期於士比齊魯民懷召杜寧塞一責但已顧碌碌依立保位猥使政本多墮士庶興嗟惡在其得士也語曰冀缺以禮遜升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侯所好在此未敢輒以病民再歲之間號令三嬗考之於時然後乃脩禮樂蓋崇尚若斯之漸也繼自今境內民而士士而儒優游漸漬於禮遜經術即冀文兩人之效何加焉乃士等盍相顧而益修之曰冀文尚矣吾黨何敢望之吾第談仁義守聖法

以答禮今之冀文而侯今日之效幾矣脫或詭
說無當遊居厚養牟食其中在民稱離法也矧
曰士吁士而離於法也士罔自惜亦已矣而無
亦負侯今日所以興學之意乎士勉之哉工肇
自癸未二月甲辰落成於九月癸巳邑縉紳衛
君鱗等生員王愈陳鳴磬等以訓導宋君應登
張君秉燹屬余紀其事余得具述云侯諱岸陝
西盩厔人庚辰進士

新建城樓記

余聞居官治民據郡典縣其要恤民隱而已苟
急無益當伏害有益之罪其或備物具文非必
有益治理而郡縣莫之廢謂為是治與禮之物
文矣重牙交戟樹屏橐鞬之類靡所不設廢則
無以為治與禮至古者王作京觀城有閣室郡
縣設麗譙皆構重屋門上具鍾鼓及藏旌祭之
屬用舒望候眎民表不啻備物具文之謂也者
則何可累世曠焉以訖於茲不講也敕邑倚在
平陽六六之遐境內帶三都外逼秦隴自剗革

五等之後何代不轟隱交輳鳴吠相聞解車馬
殷庶之場乎自河以東苟有悅而探晉問者亦
孰不曰猗其舍舟之首乎顧狗名於魯士則幾
實則不然希風於堯封則幾至則無取即余儕
生長於斯未嘗不嘆重門不設猥與暴客接籬
而野處也以余所睹記 明興景泰改元徐侯
善正德八年翟侯聰因時繕治嘉靖中韓侯應
春補其傾圯地震時蓋皆因陋就簡門猶屋而
不譙其於待暴具瞻闕然也禹州陳侯至則視
景望氣補敝興衰亦既有成矣三年為萬曆戊
子而致其士庶語之曰君子制作視時羸詘興
役而下悅於從建功則衆樂其事所謂動順人
道矣顧當民物盛時年穀稔熟鴻鴈無歌百堵
可作乃高者簡忽傳舍下士則上下相遜故玩
愒至於數世之間快不自覩無惑也方今旱乾
連歲杼柚其空東西孔道餓莩多於行旅南牡
田連畎畝不施耒耜凡典城者瘞死問傷養生
吊憂去民之所惡於句踐也不遑安敢背急切

舉曠世竒偉之事乎吾欲鳩工庀材而譙恐人之議吾詩以登臨之故令民愈益困憊也陌上有樹民食其皮多無蔭者吾欲不薪代之材是攘人之美而坐收其功也二三子其謂我何山人序曰登高望遠寄憂樂於風物之表而卓自鏡見為政之助宜無逾此者岳陽之景勝矣其落成之日郡僚數痛不免憂讒去國之悲庾亮登南樓不過與二三佐史興劇談詠溺於渾忘名位之趣孰有裨於省畊察歛益吾民之數者侯方愛惜子遺之民不敢不罄其縷縷之心及是時也補是闕也意豈不曰上天還威衆變且弭猥循埤堦之間圖改變消復之道俾後之人日夕登睹所以生聚者何所以教訓者何觸物思政日跂太平視岳陽南樓之蹟凌薄光景孰損而孰益哉於是侯幡然曰可乃一意成之材取於道甃取於材役取於官不閱月而樓面而起起之日民始見有樓也不知其安從生矣無何侯以召去而咸寧黃侯至巡丈城績其緒於

九思山房稿 卷之二十九
玄武棟題丹牖咸稱之煥然倍侯在也登斯樓也先吾民之憂而憂後吾民之樂而樂賢賢相繼重吾倚無已時則遠近出其疆者謂徒觀於物文之勝棟宇之宏哉余固曰重如是是可記也陳侯諱經濟擢南京戶部主事黃侯諱道見督工者掖人劉君華魯其丞博平吳君三錫其簿瀛海張君萬斛其尉也

真武廟神功記

真武本曰玄武在禮四方之星為騰蛇次虛危度下歷代帝王卜城出師皆用之而真武之用尤急宋真宗朝避祖諱易玄以真自是世得一意祝釐為神或忘其星之精也然寓內惟均州武當新安齊雲二山別傳為真武脩真羽化之地立廟祀奉齊酎如不及豈茲二山者為星氣所注若傳箕朔歲徵於人而為瑞邪則雖以山靈當之可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獨得存祀義蓋取於用武迨成祖文皇帝師捷揚揚旟旄之上佐之有靈其顯赫於當代有以哉

蓋在武當其響應半天下三河間男女鑄金千里賈山傍午乃杜村社義夫劉東河輩萬曆初三上像金最後像成香火家杜媪當晝卧神降語曰自我宅茲可也何必武當脅之使壯去郭數百步止營其地形令祠焉又降其力士張守賢惠一中風曉無所回避事不訖不解歲庚寅里旅建神宇門屋及鍾榭若干猛合鑄金為大像一儼然鱗甲騰蛇形矣功訖前諸降者悉渙然解問之莫知所以故惟陳神所禍福凜凜亾少借問者至掩耳匍匐里中惡少空舍謀劫人未出吻其人立致祠下劇不勝痛若收案鉗鈇狀劉東周販膏膏其車不前少年扼險刃之頸不殊一髮昇屍歸不瞑其妻手所斷處冒之鷄膚吁吁若屬曰高世萬雷世德刃我也玄帝固教我其妻上狀陳侯陳侯曰獄有辯於是乎即讞殺之遠近聞者不寒而栗萬曆己丑黃侯來其治用縱舍養名有群盜八人斫創著其頰推楊登雲為渠率殺人如草菅乃怒曰烏有人而

鬼勝之足魁桀邪旦鳴桴不一逮我得嘗試於神而見跡乃知神不吾誣其年十二月四日果躡祠垣焚之剽其聚去羽士李演德杜全升無外援中皆百創已上演德立死全升犁明後死既去祠尚馬兒荆小富猶賈勇城南需生血沃刃而晨與楊魁者罹其鋒不持寸鉄二盜恍若金甲與楊而五迫已楊得不鬪變解各鳥獸散其趨捷率一舍止盤跚不得前捕亾者却行始獲獲皆反衣其裾漬血甚有驗黃侯擱然抵几曰公膺欲亂吾治邪令吾早治之直差易耳無俟桓東首足異門出令縣勿埋曰以旌神功也先是大陵年人人病痢相枕藉無能調樾積其一門七墓殆百或過之東河等各護其家卧起汗淫未嘗小染有蔚氣其福善人皆此類然明府治邑以來多禁奸宄明功效或不辨其夫已氏薰胥州里而亾命自若安有陳黃兩侯不妄繫纍人神得發其奸露紕捕侯前又足以發明格神之本矣社人乞余言欲示久遠余惟民可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十一
使由示之言不若繪之圖儻亦有象魏之意乎
故其事不文使讀者易解其圖有謠人人得指
而歌之也自是幾老不哭少道不拾遺矣禦災
捍患神豈尸素於人哉陳侯名經濟禹州人萬
曆十四年任黃侯名道見咸寧人十七年任其
他微者例不得名名之從衆志也詩曰

在天垂象危虛之舍在地成形烏龜雲馬我
明定鼎存號金陵太中二嶽列峙嘗烝涑水
湯湯鳴條奕奕神降宅茲有靈於赫歲連成

不免於溺而無所蓋歛者踰三百家其夷傷弗
察也聽之者何以申禱於子遺余聞而傷之然
余聞有司歲起河夫千百蓋無歲而不事河也
未雨則土雨至則解有備與無備其患等爾顧
安所貴備也已丑秋高君來令三日吏胥以工
築進君顧抵几嘆曰安有吾民受功歲歲不休
者邪斯獨河伯為厲哉亦吾輩河伯民爾乃謀
及父老謀及大夫士母執圭璧毋刑白馬而深
惟治河之原經營載歲庀材鳩工浚河所蹲砂

石寘諸堤上俾河益深堤益峻君躬日勵之以
餽於野武宮杵築賢於癸倡之謳已損已俸若
千易民舍三十尋新作月城改建丹樓十楹題
曰保障一方始於庚寅秋暮月乃成君行堤登
樓喜自謂曰嗟壯哉屹如崗如阜矣又下令盡
罷諸河夫呼曰自今無有與吾民患患者矣諸
大夫士民僉曰是舉也君謀及於我我盍謀及
於石而以馬君化龍狀踰境謀言於不佞且以
解生三策任生至重来不憚煩余惟夏禹邦也
禹叙九功曰利用厚生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居
民富蓋君子為政必求所以利於民而行之相
其土宜以興物役便終啓利於善或道達溝瀆
或築作堤埒或造橋梁或通輪運皆豐功被於
邦而休名載於編簡漢之石君之傳祇由此
其選也以君方之今昔其君治行為河
東第一茲其最鉅可詒於後者君之奎號聚所
保定清苑人太保大司徒熙齋公之子題贊之
滎海內被其澤者皆能知之固不專於一夏也

九
不
論

河東運司重脩 文廟儒學記

今天下同文一統貴孔子之教府衛州縣皆建
學累至千百而鹽運司有六其五贅聚府衛無
學惟河東專居聖惠鎮獨有之 國初或謂鹽
筴不攝蹙滌師生不置員正統中運使韓公偉
特請疏曰河東有學雖習勝國之貫哉然精一
授受之鄉萬世斯文之鼻祖臣臣敢張皇稱異
代乃今士之懷寶蔚為國華文風日益熾盛嚴
學非便計也 上報可復合蒲解二州十邑之
民數十室而一鹽鹽數十室而一士其額準府
附倍之自寓內未嘗有也天順間運使史公潛
弘治間李公釗御史張公應奎正德初御史熊
公蘭重脩御史周公廷徵治音樂丘公道隆建
名宦鄉賢祠尊經閣觀德堂嘉靖初建啓聖祠
敬一亭集士居業規畫寢備士蓋諷諷昌矣嘉
靖乙卯地震摧覆因陋就緒詎不有標末之勞
而課功原首固因之與造也歷幾三十年所堂

殿雖巋然獨存而棟折椽崩瓦毀丹滄爨器廢
缺未有振文興起亾原而亾首者歲乙未林公
至止振文憲古宣湮起廢政行才踰年輒謂貢
山澤裕勸庶而教化獨缺何但亾施為緩急之
序為廼請御史黃公嘉舉曠典檄司從事卜歲
之二月則景陳臬鳩工聚財極宰治之功三閱
月而訖先師廟東西廡櫺星大成門太和元氣
德配道貫坊羸以鉅材落以金碧丹雘復肆力
明倫堂志道四齋啓聖七聖宦賢祠敬一亭尊
經閣射圃觀德仰德堂色色由此起師生陳俎
負策其中崇閎洞達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
哉暇乃躬率學師時其比試不俟吉月臨其中
諸人士執經質難遇精微蘊妙輒指示直捷卓
然操旨而習俊茂疊興一遵文公之業蓋公弱
冠以閩學起家而即以其所學程晉士期於朝
誦夕惟不言勞口占腹瀝不言瘁諸人士自是
岿然嚮風平生四字庶幾近之學訓王希魯張
正蒙率士磨石以紀興復屬序載筆昌言其無

暇具論竊聞公之教以宰相士曰余聞孔子之業於道為最高文公雖涉言筌哉然宗師孔子游文六經之內而天機之與噐數昭昭啓鑰指針矣凡我人士既已伏孔朱之軌躅服誠正之格言由是登降在廟肅肅翼翼也惟公揖讓在堂濟濟洋洋也惟公異日者出而展采錯事崇其爵豐其祿以顯所學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顯所學者揚揚烈烈也尚是公之餘教也不然惑者柔弱褊昵既失精蘊辟者隨時抑揚譁衆取寵一倡百和靡有止極此訓詁文辭之蠹也風斯下矣豈公今日重道修學之意哉抑語有之繁容萬乘航適百越貴乎有不敝者在也公之茲舉自可經遠垂來世之譽與敦學之樊準修黌之翟醮並著簡策未艾矣余無贅黃公諱一龍號雲寰海澄人已丑進士公諱國相號燮軒閩縣人癸未進士諸有勞者得列於後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十九

九思山房記集卷二十九終



九思山房記集卷三十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記

夏縣儒學新闢雲路門記

夏在安邑壯境寔大禹之故都也左孕條山右育涑水面甄巫河背陶鳴條蓋湧金輯玉之地首霑文命誕毓才賢若巫咸父子之乂商司馬光之相宋渙號離明與巫涑封淵同流千古如

斯夫其不竭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踰年
崇儒向道詔天下郡縣皆建學選明博修禮之
士為之師士漸裨裨濟濟蔣苗偃草載揚王國
以方前代斌斌洙泗之遺風矣夏學肇興於宋
成化己亥知縣楊通脩葺綿歷五代作者非一
明倫堂甃基五尺齋各六楹敬一亭甃基八尺
準堂為度先師廟前為石檻外為泮池東為尊
經閣閣前為池左射圃右官廳廟左為門育賢
坊欵謁志備規畫日以寢備語在大學士張公
四維記中士之岌然嚮風序勲賢者後先烜焯
何論三晉方且於海內大邦章章並茂嘉靖中
風教漸夷升名或寡雖二巫之純德司馬之遺
澤猶不能表山川之秀也茲一阨也臨其地者
惻然與有憂焉隆慶初僉事丘公文學行縣為
關門南陽門東曰振文知縣王君言大為起鍾
亭東南城隅曰金聲不再比而發解聯甲與弘
正之盛時埒萬曆中河流湍悍有司見一端以
紆墊溺亟撤振文甃石甃諸南城樓瞰學之坤

方東南鐘亭頽而突伏而廟前息壤堙塞士之
徬徨腹毳安所從固柰奮一日之翮茲又一阨
也萬曆乙未李侯臨宰是邑未及諮民隱釐庶
務輒先延見諸生質邑之已事得失與今之所
宜急諸生具以若云者對侯乃蹶然起曰吾長
士者也士急吾乃急耳文翁在蜀夷風辟陋非
有虞夏文物之勝也興學至比齊魯翟醜當漢
季學宮頽為芻牧非茲丕盛之時也大修兩漢
之業柰何當吾世而不惟時與地之乘也臨宰
之謂何乃躬親率士月試以文士之執經疑問
為大都授擇其尤者豐稟餼以為常遂以丙申
九月之巳亥測景陳臬鳩工捐奉極繕治之功
洞啓城門於廟前題曰雲路門之兩岐起聯捷
臺各七鐘臺僅存者半亭四楹今則厚墉崇基
代亭以庠堂五拜庠十二楹與南陽門龍吟虎
嘯晨昏相應費以百金落以三旬事半功倍室
頌途歌文靈子來之民武旅鳧藻之士方斯為
三矣異日者頌儒莖士鳳鳴鵠舉於雲衢追有

宋而上之非士之一時與廩生高恩詔張西銘
韓養量廖日新以春元馬化龍狀屬余昌言余
請以雲路之義忠告多士曰國家建學造士衍
豐芑之仁參棧樸之盛寧揚文藻致身雲路但
已誠謂禮門義路惟士為能由是出入是也夏
俗尚忠時有薄而近厚行有失而惠存即中世
與上世詎相遠哉且弘正時風猶敦龐而士以
文顯嘉隆時風在靡麗而士以文拙非所謂虛
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網而純篤稀之效與余謂
士欲摘文魁柄貴在返忠欲返忠會元貴幾絕
義則侯今日命名以望士之意蓋在此而不在
彼也明矣侯臨政表德行以厲風俗禮儒紳以
求忠益勤務廢枕使案不還几振筆緩賦使楚
不痛庭他設義倉嚴保甲督鄉校廣社師勸農
桑抑末作雖規撫視成事而精神百倍庶幾哉
行之以忠表先聖之遺風及有漢唐循吏無多
避美侯名汝楨號磊山宜府懷安人父諱登已
未武舉本鎮叅將伯諱綸成進士浙江右布

政使壬子監試余辱出公之門文武才術奕世
經緯夏德公之深鑑圖詳其系蹟為槩見于篇
若此

重修文王廟記

蓋聞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
極尊其道而誌其祀自古歷代之主未有不先
之者矧始封首善之地何可闕諸猗本郇地文
王十七子封為郇伯國於鳴條之陽俾得廟祀
文王垂譜溢謀代有紀聞若魯之祀周公世世
無絕也嬴秦置守名其地猗氏唐德宗興元元
年節度使馬公燧屯兵涑水北移城今地改祀
文王於近郭三里村文謨流衍四方休光長霑
百世古之八士比翼元愷三相造羽房杜斯文
耿耿乎其不磨也迨其衰也士民忘其所自惠
徼非望淫邪漸陳文教日替聖王文物之區幾
淪北鄙蠹俚之境無惑矣廟貌故閔嘉靖元年
災重建二十一年重修三十四年地震傾覆為
饑民所燬燬僅以簡就自是有司祀事廢而莫

舉萬曆二十年霪雨大壞里人患之詣余而諮
丐者纍纍余拔牒邑侯黃君道見狀莫之省余
蓋喟然益嘆居下者其言之不流也乃召義民
王守信國寧任尚質僧洪周募粟鳩工續而成
之雖謝天赫堂飛之盛其於恢張教本希蹤治
古未必無少幾矣則後之臨宰於斯者毋亦鑒
此為尊道誌祀之一助邪後興於二十一年物
力承乏二十四年而始訖正殿五楹獻殿三楹
門一楹像以玄帝武安王左右祔廡下增像
王火星二神皆神道設教之義從俗附見云

新建三官廟記

今寓內丞簿之諺於一邑版圖什伍農桑教學
官宜師田禁令勸懲之典既不得侵令有所施
為而催科捕察即業有專職令或弱其人而割
奪之坐視環堵之堦行盡升斗之粟挈拘騫短
責效無聞逮遷代而民不見其吏蹟若之何為
君能此官也萬曆甲申石君補猗氏丞本銓註
田部吏緣於履畝重歛之秋民所輸令得手視

權輕重所稱竒羸與其屬率瓜分之石君至百姓皆觀君執卑禮令傍頗得令懽怡皆竊艷石君乃石君退而脩其事唯謹一切不問出納常自稱曰吾終不以薄祿困故而染指民膏中洗手奉公百姓察其色終不變用能阜民物洽神人彼之蔚蔚或訥腹詛不得而非其上者未之聞也逾年而石君之室人病漬幾不瘳一日當晝神降而召石君曰若不嘗祀三官神於其鄉乎今相若為清白吏於倚矣俾神其馮几負宸以當一方臣僕之敬乎庶幾他日桐鄉之朱邑中牟之魯仲康亦倚之有未於若也石君正襟矜容問其處曰水窻巷下一隙地足矣是不必高門廣殿累若清白為也石君唯唯視其地果隙足祠捐俸若干培其基而謁于攝令高君庀材鳩工為屋三楹門一楹甃以瓦石彌月工訖署曰三官廟如其鄉之祀而又謁言於余惟生能禦災捍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士木不其焉古之典也石君以清白而獲相於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其鄉之神神以清白而獲祀於其吏之土土以
祀之故而獲寓思於清白之吏後之載車馬擁
徒隸而過於前者思解民之懸清民之暘而為
民之當奉安見斯非一助也石君諱松山東堂
邑人高君諱冠解州判官前知浮山縣事陝西
靖虜衛人有惠政半歲間省民財殆以千計猗
人咸願即真云

何侯去思記

惟猗絕長補短封不大勝薛然當秦蜀之衝出
關東來寔河東第一繁邑 明興臨宰其地者
鉅公名人鳥奕後先未有大不肖者或參其間
若長安王侯準之剛介南鄭邢侯綸之振作在
平韓侯應春之平恕時異竝殊流風善政幾於
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無恙也萬曆甲戌
晉吾何侯以進士來尹未一考移順德平鄉今
去邑且六載使民愛而慕之如一日群黎父老
皆願磨崖追紀其政以永他日之思余蓋躍然
起願有筆於侯也侯天性恂直其治放長安南

鄭其廉過之蓋三年妻子不被於尺帛其節如此平居寡言笑發政不喜紛更聽訟主扶弱至抑強亦必有漸令狐甲以負鹽債誣趙甲子畫地對吏期得所欲侯至則廉其狀抵甲於法一邑以為明自是無情者不敢以身試法訟庭既閑窮鄉三家之衆無吏捉人跡居歲餘民舉不持牒多口訟決數言而去使金不入庫悉以充庾猶用積穀不滿品奪俸數月人號曰門內如秋門外如春行市如水行野如市旁十餘州縣差六府勾攝詢自侯所來欲一飯惡草相餉復持去曰不敢一幸侯之莫聞也景勝逼康乙犁郭氏逼郭滿至死吏且劾致危法侯一切論出之趙公直繫獄待磔都市者數四侯白於部使務揚主之明上財察於是釋侯所言卒減死戍海州以深禍得輕平徃徃無算終侯之任無盜警及鬪死者固固不增一夫入觀未彌月有報殺人者侯適度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李思惠楊如阜也吾固疑此輩惡少之弗革者

矣問之果然直指使者行縣用深竟民奸為風力有司論報以廢格微戕為沮事侯曰以此坐課累吾吾不恨矣解人李聚才臨晉謝欽命趙天福安邑郭良休趙銅鼓皆又繫至更數赦大抵盡當以無主名上直指使者皆釋去楊一道以監史情事荆東科以誹謗忤己人且齧舌謂不復生侯悉置不問故事里後糜至徯日伺以為常侯始釋之五日一見已又戒抵朔望見催率先難後易先廣聚倉後邊五城倉後邊草窠後宗祿或多弛不為一條鞭法阿上困民楊庄賈庄諸里嘗報脫匿侯曰吾在顧安有此竟無一民逋他境者當官威而有制恒倒楚加人重傷人手足咎夾陳而弗用或見疑慘愀然見於面如父兄之於子弟咎而不怒怒亦不宿也大戶典錢穀或歛火耗於低昂漸不可長侯曰積零成恣於輸不已足乎教典者為鉅櫃令民自權投之毫末無所益迄今用以畫一易米鹽細碎務詰其直符民間半錢不少損食物置磨

具內舍課其僅自力奉養盤無兼味一室冷然
張丞順治從間窺嘗為流涕已而語余狀余亦
為之心動出入戒駟舍軒褭鞍戴星如京四夫
外覓兩騾而止一馬不涉里甲里數輪年侯皆
遺還田里官毋得問持鉤鉏者廼為送迎自是
邑中樂業矣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甚備嘗
詣學官聽都授倚几旁立如不勝公事旅特見
必送士至門外即甚劇弗懈既已振士之急不
矜其功諸大夫聞之皆多侯之義益附焉東西
孔道教民植萬榆柳然常有志建尊經閣課種
桑麥不果而去民蓋重恨得侯之暮而去侯之
速也程明道在晉城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
哭聲振野猗之於侯不異代同轍乎嗟嗟周人
懷召公之德甘棠勿剪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
存像蓋天下之不容泯者在人心不可遏者在
輿論吾黨二三子於侯何所求何所與哉侯行
矣不可為頽頽勿剪榆柳以為甘棠尚庶幾焉
侯諱允升字吉甫河南杞縣人甲戌進士

蒲州知州題名記

晉之疆理以千數蒲最遠其為州縣以十數蒲最大其地一經大河殊為秦晉自西輔為股肱自東掎為門戶蓋寓內之名城而伯王之資也虞都以降置為河東郡文武各有所部或為中部或四輔或府或州升降不一 明興海內無事始定為州而并以河東縣入之天順中代為五山陰襄垣得并賜王壘徙善地於蒲雖皆食邑其中王不甚寵貢稅少當是之時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可謂殷殷屯屯人衍家富矣及嘉隆之際瀕河左右郡地震歲饑相仍縣官所置吏欲何以瘳厥疾以稱 上意不副所求諸吏其土者蓋喟然嘆難焉萬曆初遼陽鄭君用平陽別駕來守蒲稍遷鄖陽丞請治行不得換潞安丞再守三年而亟過不佞曰自郡之有守祿未嘗多若此也吾上之不能希素重臣治宗室貴人難治若內史界部中次之流疫之菑未絕子遺游起不能不忍出言為長者行使窮

閭旋見楚痛之聲若守雲中之復召凡所為報
稱至淺鮮矣其散吏冀予朝夕助求其治不曰
與其狃於不習吏也寧其視成事也亦猶幾乎
假令其人而在所欣為執鞭者何其卒以相予
則予豈敢以一試不效而姑置之曰前無昔人
不後乃就而問之曰君自以君之上為何曰為
舊舊之上為何曰吾不能悉也不佞曰即余在
其年不亦安能一一也以吾世而當諸守令其
姓氏十憶其五其里十憶其一其聲驛而追之
則二十而得一其非耳目所睹記如未始父母
我者君在位詎不取善政百不善政百一日罷
施之至龔黃乃留乎今之視昔即掌故怵不復
覩其規撫亦已遠矣後之視今不愈遠而愈失
邪誠使後來者以我為近然後以近為遠不若
於望而法之之難若今之所據也而君豈有意
乎鄭君曰吾日自牒問占察之少所概見必人
人輒記則徐公政已下曷啻數十輩矣無論厥
隆醜羨靡所適從而世非胥庭安能調調悠悠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十一
須數十輩成一日之治邪不佞曰徐公同代才
耳邈而窮之置郡時奚啻數百輩然惟季布黃
霸柳公綽顏真卿范純仁諸人得專一代名足
重蒲於天下餘則方聞或無聞已爾惟不輒記
以至於令人輒記安知不百季百黃益重
蒲無已時邪非治蒲者之乏不輒記治蒲者是
以乏也大都政由俗革無十年不變思從愛徵
無再世莫忘要其指歸在寬猛二者環相為用
抹其蔽於弗窮爾方其從政新而代之故也策
得失利害其言纏纏足聽顧其數守不一效何
哉鑒在眉睫參互遠覽之道未盡也蓋寬者未
必思猛者未必歎歎者未必不任而思者未必
賢一切拘樂之士不知時世之變取舍之宜適
與不適之效異矣年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
則改之是吾節也試人人輒記坐右疏存循其
名圖責其實舉其凡因論其世其用之也以不
用其不用也而後用之用某之寬不用某之流

於慢用某之猛不用某之溺於殘用某之立名
即求其之所以名然後質諸民情有思亾數猛
政致太叔之褒遺愛流國子之涕十年而通變
不再世而頽忘其於後先理畧燦然皆徵其統
而使後之傳史者有所取裁其視民間口碑有
所載有所不載孰借而孰信邪於是鄭君蹶然
起曰吾吾願與同志者朝夕遊焉以議執政者
以為吾師退而搜之志牒題名於石而屬余為
之記若夫隄河以厚墉從侵後拯人而觀其更
生也得鄭君為有蒲特有筆之者焉

增置紫陽書院田記

紫陽書院故有學田若干畝前太守彭公鄭公
為郡日選士紫紫陽而以田之所入者給之其
後守郡者惟春秋祠事一過不暇開肄亦不復
選生克書院學徒數十年間講堂鞠為茂草齋
舍稍稍頽塌獨常齋先生祠文公廟巋然僅存
學田歲入舉而更他費又多隱沒民間莫可致
詰嘉靖甲子余來典郡始一謁祠慨書院寥落

非有司興教作人之意遲回久之明年秋通較
六邑士選高等生年資富敏者七十餘人命教
官陳良珍群之書院講藝程文自文會堂至齋
房數十百楹次第新之為諸生置月給搜院中
故田悉鈎其實碑而揭諸郡治堂左以防隱沒
移用之弊度故田租不足贍士乃出贖金益置
腴田五十餘畝於歙良干豐竭干休楊村諸處
而命工履畝步定經界圖地形料租稅登之簿
書置倉於總舖之側以儲其入養賢倉恐日遠
弊生梓而行之余惟梗楠豫章固天下美材也
然必雨露沾濡地力培植積日累歲而材美始
見故養士作人 朝家之首務有司之要睹紫
陽舊為大賢倡道之區自宋元迄今代講學不
廢前太守作興才譽一時士砥礪顯名迹不絕
廼余今養士以行誼訓迪諸生將期有梗豫之
材出為世用以棟幹宇宙紹先哲之休緒庶幾
竊祿是邦補效萬一非為植桃李收名目歸也
後之秉政者幸無替作人之意而諸生之餼於

斯尚亦勉勉孜孜以無負余厚望哉若徒工文辭躋巍科則非余育才紫陽之心矣二三子其念之

增置紫陽書院田記

郡人邵齡撰

河東肖山何公握太守符來臨於徽監我士師工為四輔明作勤施大起宗禮康功田功和恒忠祀令行禁止迅若風颭嚴若霆震恩若膏雨功令迄明學政咸秩謁紫陽書院和聖二占明禋休享謂院宇缺弛無以肅將祀事越既得卜則經營繕作翼翼以飾乃祀於新宇謂多士弗聚無以靈承先哲其自時效諸弟子員拔其雋偉臨以師儒功載勤視咸迪於明德謂院田耗損不足以更費爰諮是院之遺尚有爾土曷其柰何弗理父老進曰故事租稅之所入為私湯沐不領於經費辜較僦人僦者因緣為吏公曰否否豈養賢之需而潤已之以乃覓稅籍課田畝侵者以復蝕者以吐猶以田之弗廣終歸於耗費即一

時興緒為聲然無裨於實乃出鍤金召休耆
民汪洪於庭諭之曰是固能嗜義佐公役者
其同御事往敬用治洪唯唯以聽周視邑之
中壤得膏腴共三十五畝六分六釐稽視平
價不低其值以圖及獻左契洪曰仁哉公侯
弗有紀之其何以昭躋且懼後之抗獎乃構
亭伐石請於邑宰王君王君屬記于余余不
佞其何能詞顧養士者上之厚下養德者士
之自厚上以勤恤為田士以學道為田不鹵
莽而耕則亦不鹵莽而報尚書曰若稽田既
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畝公既勤敷菑爾
邦士其勉之哉亭在田之旁為通道士之過
其下與於紫陽之選者曰公有作人令德曷
可徒食以負於我公其未與於選者又曰公
有作人令德其曷不自饒以自外於我公則
是亭之建亦足助流風教豈為鮮湧初余邑
庠有田軼食於民間歷數十年未克復公為
復之吟咏在人口罔不圖思以紀然則汪氏

九思山房稿 卷之三
是役也實為人心之所積快余明農於田畝
得觀公之政稔多巨猷駿績茲不具紀惟紀
田事田置於歛者又若干畝公名東序字崇
教為癸丑進士世家蒲之猗氏

余在徽二年郡有按例起文上納紙價若
干以備公用余一切發歛縣收貯約六百
餘金悉買學田專供祀事及
作養諸生之需載在志中

重興紫陽書院記

郡人何其賢撰

紫陽距郡治南五里而近鍾竒孕秀形勝稱
甲郡中宋賢常齋先生蓋嘗遊息樂之大

師徽國文公式懷先烈自閩來徽講學於斯
以迪郡之髦士淳祐中上饒韓公仰止遺風
爰構書院以祠請於朝理廟特賜額焉由是
流衍四百年所書院荐更兵燹載遷南門復
遷西阜又遷於歛之學以面是山正德間郡
守豫章熊公易浮屠地開拓宮墻集士居業
文風亦飄飄昌矣郡守新淦張公繼至格時
議排羣疑圖遷是山之阿購地闢址中為堂
崇豫文公配以高弟勉齋黃公西山蔡公侑

列以鄉之儒碩若定宇陳氏雲峰胡氏林隱
程氏道川倪氏環谷汪氏東山趙氏堂壯之
高處為常齋先生祠堂之左齋曰求志堂之
右齋曰懷德其後高十餘武為文會堂號舍
鱗列其下周繚以垣題榜先門羣師儒日相
砥礪其中文風又不丕變矣夫自戊寅歷今
幾五十年祠宇雖巋然獨存而堂舍榛蕪碑
版障翳未有為斯文興起者歲甲子蒲坂何
公自司徒大夫來守吾郡振古憲文宣湮起
廢政行未踰年輒謂搜民隱敦行誼息囂訟
靖郊壘也而教化獨缺焉豈非遂末抑本顛
倒無當哉矧微為宋子之鄉尤其鄉之章縫
所宜矜式焉者廼䟽請三臺以圖興復巡撫
周公督學耿公代巡宋公咸嘉舉曠典遂檄
郡從事於是卜月仲冬測景陳臬鳩工集材
廟貌堂宇號舍丹雘一新遍校七徵文藝拔
其尤凡七十人聘學職教授唐沂教諭陳良
珍主其教豐其廩餼時其比試公於政暇又

臨其間諸人士執經問難相與酬答遇精微
蘊輒指示直捷務俾力去障礙求以自得
自是諸人士寢明寢昌則我公陶鑄力也公
欲圖勒石以紀興復屬賢載筆昌言顧賢謏
陋曷供鉛槧竊有告曰紫陽山深而谷窈石
峭而泉冽固今之舞雩沂水也舞雩沂水學
皆實際而紫陽學涉言筌夫亦風會流而實
際湮雖欲忘言得乎是故自紫陽訓詁行而
天機之與器數昭然若指迷啓鑰矣矧我

明制科專宗紫陽固亦求諸人士於言者凡
我人士即以制舉之業闡明性命道德之微
發揮禮樂刑政之懿俾心與事一以貫之而
德行文章政事於是焉在不益為紫陽重乎
使徒裝綴游詞剿襲時套而言鮮由衷則一
倡百和轉相馳逐靡有紀極其視諸以言求
訓詁者祇見其多蹊徑矣抑豈郡守公今日
陶鑄之初意哉觀紫陽嘗自詠曰琴到無弦
聽者稀古今惟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

月滿虛堂下指遲又曰獨抱瑤琴過玉谿琅
然清夜月明時只今已是無心久恐怕山前
荷蕢知是詩勒諸郡庠諸人士試日夕取而
歌詠之則紫陽之曾次意趣自超然於言語
之外矣聊附記之以俟徵文考獻者當自得
焉周公名如斗越之餘姚人耿公名定向楚
之麻城人宋公名纁汴之商丘人何公名東
序晉之猗氏人書院既復厥初於法皆得書

九思山房記集卷三十終



九愚山房記集卷三十一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記

猗氏縣儒學新建魁文閣改闢學道泮池
記

猗周郇伯國也罷封為郡縣或桑泉或猗氏是
不一代而猗訖以為名猗蓋魯士頓挾術止邑
頗擅鹽益之利萬解安皆猗分也 明興割益

於解而猗長短相覆僅五十里民無閉藏噐歛
媮生弗給吏自要艾以下皇皇治田部恐後而
仕優之學諉於他日其誠召諸士而先之以勸
學 廟見而先吾之不弁髦吾業也其誰能及
之萬曆壬辰李侯釋褐令猗吉月常從諸生質
政俗張弛所宜平繇已責與吾民休息由是民
途士室載謠萬口暇自鼓篋發題起義晨夕吟
諷致情嬾者士既幅巾奮裋以談而侯益兼功
自厲以光祿四行率人儒化大行監司行縣課
吏治若曰文翁巴漢唐素礮礪方之今猗亦何
尚焉先是學道背文廟東嚮於五勝為忌嘉靖
甲寅韓侯應春移廟之左南嚮萬曆初為術者
媮移廟之右而祀文昌於夷址廟前水潦束縛
民舍經其宮而不止鹽臺若陶公謨舒公遷皆
嘗欲廓明堂難於徙民易業而去士至易世更
十數令一票御史指為言令率人人喑謂曰令
孰與御史名夫士而莫敢望於兩御史也而望
一令乎謝不敏正路紛若奕棋明堂作於道舍

侯毅然曰需事之賊也前之需需時爾後則何
需皆聽之於是民舍隙矣侯乃謀及大夫謀及
士得金若干易其隙地五尋廣竟宮鑿泮池內
門次猶左師生率由如故已捐已俸起卽臺
宮壘之東其高懸仍上為周閣軒榮疑於列宿
而像魁星文昌其上扁曰魁文水自西而泮之
中自泮而闕之下視御史所授指若符抑又過
之士愈益誦之不啻民驩於野焉最後築臺明

守制視舊稍增飾之工既侯

進多士而揚解以諭之曰繼自今民而主
儒優游漸漬於禮遜經術願爾毋忘前人經
營之艱也毋忘爾父兄趨赴之易也爾令毋忘
不敢後時也其等避席再拜曰不佞與二三子
能毋忘父母之言猶雖褊小由大邦矣脫或詭
說無當遊居憂養卒食其中在民稱離法也矧
曰士嗟嗟士而離於法也士罔自惜已矣而無
亦負侯今日興學之意乎士勉乎哉工肇自癸
巳七月落成甲午七月以省祭官楊福勝荆三

重董其事踰月侯門下士發解應其期雜還衆
賢罔不肅和侯望士當不止是云侯諱景登號
瀛川遼東廣寧左衛人壬辰進士

稷山縣李尹去思記

李侯令稷之明年為萬曆乙未換縣去稷人叫
然若狂渡汾踰嶺走向余涕泣然後迺言曰吾
儕小草民謀上封事為侯求留不得得磨崖然
射山仰止乎侯君蓋為我謀之余咄稷之良苦
與賢者之難見也不容遜頌采其治行記焉侯

才信精敏已試為吏益習民事下車輒從其賢
士大夫問民所疾苦興除之已質治得失取里
甲之名區而實存者務盡區留儻從不具三耦
人不知其出入令君也稷苦歛不齊辦侯時兩
稅緩急與為期格勾攝不用又請報罷一切白
著無名者兩臺使者策利病有司有司以文應
而民愈病侯為條畫諸便益所部施行之官無
溺職而閭里晏如發吏胥之窟籍下上其賦者
諸胥自是伏萌無敢橋虔虛已以待訟者晨辨

盈庭訖日曷聽之使盡兩造皆服乃已犯非發
徙重者不繫囹圄為清邑豪子鮮衣相隨博奕
或負進浸為奸盜以償博善家子失計亦復為
之禁弛靡常侯曰彼吾良民所繇適於教未也
乃懸令市中申敕既熟屬諸父兄各誨其子弟
毋犯犯得自請治之曉曰吾不欲奪賢父兄名
諸父兄相謂令君實保吾家也其子弟皆竦如
有所嚮侯慨然與之更始俾就兩社貧窶為除
更繇間出鍰穀以給通經者為社師社各數十
百人爭門博者之指紛如也盜以屏息民有橫
病不得藥侯出奉為藥遍以分施或為棺蓋歛
赤丁行道舍宿皆受焉其學官子弟待侯舉火
與室不纓指既已振士之急不矜其功士旅特
見必和顏接之詣學宮不言月至至則倚几講
士業如都授士日纓紳闔門矣以廡拜士大夫
子弟始真進假貸束帛不得見入朝舍車而裹
餼就道群吏以為難侯固其銳者人方揚尹上
卿孫慶陽倅夫兩令文章飾吏見環穎故稷以

方新令至秉冰玉舊令何可同日語哉侯又在田間憤民股竭甚當官一意在民上官左右或道索餼馬不得輒曰所不妬諧稷山取信吾主非類也同聲齟齬侯而侯獨念誠不能以吾民快群小此其度視得失奚若哉是可為吏積於德建幟表未俗者顧不獲乎上以去君子蓋益嘆民之瘳也何日之有焉嗟嗟周人懷召詩詠甘棠越王思范工鎔金像侯之不獲在群小而其獲也在士民方之古策不宜多讓乃若齊之即墨賢不肖不當世哉不侯其異世始足戒也好事者或狎而不譚譚侯事稷又一即墨矣侯今移合水不改其度以伸於世旦暮且超拜侯姑射若增而高侯亦無邀心於稷微獨稷之思侯也侯諱希召字維翰別號太守蘭陽人以隆慶丁卯第一人中萬曆壬辰進士其上世皆仕至知州有聲澧安諸郡余建節燕路故老猶傳其概云

南栢臺記

京山李方伯公始與其弟負米少叅公前無心仕進世故紛紛遂階資善埒上卿乞歸養不許表數十上 穆皇帝憐其迫許之方伯公洗手歸則力田萊服侍少叅公以其餘除舍植兩栢勅其子廉訪君趙城君昆弟日拜起絃誦其下誠之曰吾之歸也堂無槐陰宮無梧大獨兩栢我之手澤而女辟立也若他日何取曰吾取其能大方伯公曰木大十圍已上薪者不引長莖材者無推幽輻蓋自古記之矣栢而大也儒者之宮數武埤而結轍猶或難之使木與吾莫不憾者其何有於廊廟方伯公既沒廉訪君剔歷中表趙城君數上南宮皆匍匐下涕泣乃始起就道而趙城君塵視冠冕尤乎方伯公進退時所至轍罷去始自虔州歸家人書舍寘薪莫之理徃理之無他覩獨兩栢僅存其一有遺言在焉亟往亟命視冰魚乃改卜書舍傍有隙地廣可容栢而又慮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不殖之罪為臺若干尺移一其上稍以石山蓮

塘魚鳥戾躍各展其物春李夏萱秋蕖冬竹各
獻其時而一領於栢經時易物而不改庶幾乎
兄弟子姓往視先君所御者以及其餘觸目皆
我君也而趙城君自趙又投劾去以一介行李
問記於余曰予惟是栢一產於巖阿再窺於園
圃又再崇於臺榭凡三遷始定若孟氏其隣也
者名之小則先人之墓木拱矣不任受小名之
大趨而言猶在耳也不任受大無大無小不知
所任僭而任之曰甫栢若曰溯臺而園父所貽
也溯園而巖新甫所出也若是者奚如余俛念
有頃不對緬而推之蓋余故後方伯公遊頰聞
餘語曰吾進而與諸大夫分祿中原束脯筐糗
未嘗敢專而用之退而侶鄉人席薦簞簋之上
見衣褐之乞者取倍而不起進則不遂於君
而攘退之則不去於鄉而厚取於衆人之
好我當與之加之加於我躬無他小之也蓋人
有大德者必不於細行有大譽未嘗不疵小失
見小曰明也我知之羅門之羅勿寧取少收門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之漁勿寧取小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者我又知之
嗟嗟吾所聞於吾友之自為者如此固鄉所譙
其子者也小節觀則大體見吾見李氏之子大
庸於世未之艾也古柏之詠吾不謂其然矣

梁公報德祠記

絳之稷亭有晴石主人曰梁隱君者嘉靖己酉
升名天府不欲仕偕其弟仲日奉母郝以為歡
讓逸競勞閨門和睦如是者幾三十載母常值
吏上計遣石策驢從之不送司徒察其孝

不就萬曆中

朝廷修漢兩龔故事頒璽書印

綬至其家秩都察院都事已憶君年在篤老奉
母不倦 勅所在建坊表 偁曰孝子里鄉里宗
族依憑之者以百數親終則去城六里許買田
姚村為園對菜茹麻泉無寸廢汲井水而溉歲
可以無旱又儲書其中釋溉則却坐而讀之以
誨化其子弟其環處益宅依憑之者以十數先
是是鄉田畝僅十銖可食一人今則聚者日衆
歲凡三藝而三熟少施糞力穰則畝至二鐃可

食十人茂林嘉禾生涯萬指故其民皆足衣食無甚貧乏家皆安田里無外慕之好闔數百室之聚化之皆漸於儒而敦於禮君子曰梁孝子之惠也一日公召鄉之老者謂之曰吾之園銳矣當公據若居吾可無園若不可無居衆皆蒲伏謝曰唯唯操金十鐸報之間公謂之曰若之主主吾之士客歸主故物之復也銖之金本鐸之金末逐末市交之道也吾不可以市交於子衆皆蒲伏謝曰否否乃竟違衆取故銖而歸五畝之園田得公而鄆杜俗得公而虞芮蓋大有造於是鄉矣於是鄉衆韓應科等相率而謀於余即其鄉建祠祀公之生龍公之像屬余紀其略與贊蓋余嘗慨自古士紳貴勢拓園開館竹對亭池之勝曾不須吏廢而立墟灰燼與其主名俱漸滅何可勝數惟范文正公義田之施至今有美談焉公無西帥參政之入其一念好施與文正可同賢焉斯不亦風世而敦薄哉祠以容龕龕以容像瞻不旋馬從公志也公諱紀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亥躋八十有二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九愚山房文集卷三十二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聖制

皇帝制曰朕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臣是上下之職均有甚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之上曷自不勉諸邪朕承

皇考

皇妣近澤所鍾丕荷

上天明命簡畀后職勉法

祖宗敬

天愛民由胞及與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
之思每懷欺於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肉
但逞劫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此其至大
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勞都能言諸口心
身力行甚少先行其言之聖訓視作空言
矣爾多士身未居於位而心志正在明白
地聞見久矣必有不易之論宜直列千篇
以對

臣 何 東 序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極也君必純心任賢
而後可以運無為之治臣必忘身體國而
後可以贊有道之長何則君猶天也天道
不言而人君為之宗子凝神宥密養遂穆
清惟聖時憲之體也而非得人以任之則
萬幾叢脞何以繼天弘化事君猶事天也
大君無為而人臣為之家相旦夕承弼內

外宣力惟臣交修之助也而非鞠躬以承之則百僚溺職何以代君有終是故后以克艱為后敬主簡施秉一德以孚於臣而臣子任其勞臣以克艱為臣大法小廉分衆職而萃之君而君父享其逸上下之分雖殊而克艱之心則一交儆之益無方而相成之功益著精神淵澗之中粹然無一念之弗純而與天齊運殫絃極澤之表沛然無一處之弗照而與日同光由是而追唐虞雍熙之治由是而賡明良起喜之風臣主具榮而樂今古一轍無貳矣洪惟

皇帝陛下

體睿含靈

建中立極

守恭默而思道

秉敬一以宅心祈

天求命玄修懋於

九重約已裕民濺澤洽於四海嘉靖萬邦三紀

九思 卷之三
伊始矣然好忠納諫

止輦轉圜慶賜無須顯功出爵不待廉茂天下布衣草屨之士勵志竭精以赴

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有如臣愚至賤被南宮之薦而來值聘士禮賢之月奉

明堂虛懷之問此臣不世之遭逢也臣惟

陛下當

天命眷祐之殷人心歸向之久又能不自滿假拳拳下詢承學顧臣暨儒無所通曉竊觀

陛下策臣之訓極意於君道昏明之殊而深誨乎今日胞與之害自非

聖心獨軫蚤夜靡寧灼知

上天生民立牧之心大君守成艱難之計者不能為是言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雖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時不可失也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良稽疑謀及卿士先民詢于芻蕘人不當擇也臣誠芻蕘敢不乘時志信人

言曰風俗彫敝人庶偽滋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枝傾隨形裁割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功而慕所聞也嗟嗟是豈

明王垂問之盛心蓋臣責難之至計邪蓋嘗聞之天道不言而歲功成四時之吏五行之佐以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治化弘六卿分職百官率屬以張其教矣故君者主逸其道猶之天也臣者主勞其道猶之奉天也然時之運於天中者寒暑晝夜無一息之少停機之制於君心者治亂安危無一念之敢忽故不專於天而恃吾有法天之術不安於自逸而恃吾有無逸之理自古帝王號稱極治至安用此道也粵稽往古惟虞周為獨盛其在有虞則干舞羽四方風動黃帝垂裳之象也而君曰欽亮臣曰儆戒不少泄泄焉何嘗言居勞逸而臣主易慮迨至成周干戚在廟夷譯未庭虞

言曰風俗彫敝人庶偽滋豈必體堯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枝傾隨形裁割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功而慕所聞也嗟嗟是豈

明王垂問之盛心蓋臣責難之至計邪蓋嘗聞之天道不言而歲功成四時之吏五行之佐以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治化弘六卿分職百官率屬以張其教矣故君者主逸其道猶之天也臣者主勞其道猶之奉天也然時之運於天中者寒暑晝夜無一息之少停機之制於君心者治亂安危無一念之敢忽故不專於天而恃吾有法天之術不安於自逸而恃吾有無逸之理自古帝王號稱極治至安用此道也粵稽往古惟虞周為獨盛其在有虞而干舞羽四方風動黃帝垂裳之象也而君曰欽亮臣曰儆戒不少泄泄焉何嘗言居勞逸而臣主易慮迨至成周干戚在廟夷譯來庭虞